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詩緝卷三十二

宋 嚴粲 撰

清廟之什 周頌

譜曰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時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疏曰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周蓋孔子所加也先代之頌必是獨行為一代之法孔子論詩乃次魯商於下以示三代之法既有商魯須題周以別之故知孔子加周也頌序稱祀告及朝廟於廟之事亦多矣唯敬之小毖不言廟祀而承謀廟之下亦當於廟進戒廟中求助者○蘇氏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有徒作而不用者也周頌篇第之先後則不可究矣○朱氏曰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周頌多不協韻未詳其說○補傳

曰周頌皆一章商周二頌皆用以告神明而魯頌乃用以為善禱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耳非商周之舊也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朱氏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朝諸侯朝音潮○李氏曰周公時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也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之位朝諸侯於明堂非也率以祀文王焉疏曰祀文王之樂歌也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今考疏以周頌皆樂歌下皆同

於穆清廟於音烏○傳曰於歎辭也穆美也○釋文曰清廟者杜預云肅然清靜之廟也肅雝顯相去聲○傳曰肅敬也雝和也相助也○箋曰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詩記曰士虞禮祝辭云

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然則自主人之外餘皆顯相也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

濟濟多士濟濟之上○濟濟辭見文王○詩記曰顯相多士廣言助祭之人凡執事者皆在也秉文之德令曰秉持謂不忘也對越在天曹氏曰對答也越揚也對答而發揚之也駿奔走在廟駿音峻○疏曰駿疾也詩記大傳亦云駿奔走疾奔走言勸事也不顯不承朱氏曰承謂見尊奉也無射於人斯射音亦○傳曰射厭也○朱氏曰斯語辭也

嗚呼美哉此祀文王清靜之廟也有肅肅其敬雝雝其和者顯相之人也稱助祀之人曰顯相者謂其有顯著之德美稱之也此濟濟然衆士皆秉持文王之

德不忘於心也答揚於在天之靈謂如見文王洋洋在上也鬼神本無迹對答之則如與之接發揚之則在隱若顯也疾奔走於在廟之事謂敏於趨事無敢後先也於是賛美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奉承於人乎無厭射於人矣

疏曰書大傳説清廟云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詩記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顯相之肅雝則成王穆穆然奉祭之氣象不言可見矣○劉氏曰文王之德至矣不可得而形容所可述者特見於多士所秉而已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大音泰○蘇氏曰天下太平以為文王之德之致也故以告之

維天之命箋曰命猶道也○程子曰天命即天道也以其用言之則曰命造化之謂也又曰言天命之自然者曰天道言天之賦與萬物者曰天命於穆不已於音烏○於穆辭見清廟○疏曰易繫辭云曰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象曰天行健是天道不已止之事也於乎不顯於乎音烏呼文王之德之純子思子曰純亦不已○程子曰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張子曰純則舉大本也假以溢我假蘇音嘏毛音暇溢音逸○蘇氏曰假大也○箋曰溢盈溢也○歐陽氏曰如水溢而旁及也我其收之朱氏曰收受也○今曰收謂不敢失之也駿惠我文王駿音

峻○箋曰駿大也惠順也曾孫篤之箋曰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傳曰篤厚也○疏曰用意專而隆厚也○詩記曰說詩者非惟有鑿說之害亦有衍說之害如此詩曾孫篤之毛氏謂能厚行之於文義未有害也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忘所謂行者固亦在其中矣但曰曾孫篤之則意味深長衍一行字意味却短至王氏遂云篤力行而有所至說益詳而無復餘味矣凡諸說皆當以此例之

天之賦予萬物謂之命即天理也於乎美哉是天之運行不已也造化之機或息則其賦物者窮矣於乎甚顯者是文王之德純一也純則無二無雜矣凡言聖人如天者以此擬彼天與聖人猶為二也此詩但

以天命之不已與文德之純對立而並言之天之為文王邪文王之為天邪蓋有不容擬議者子思子發明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又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其旨深矣文王之德假大而盈溢於我我當有以收之使不失墜惟在大順文王之德而已其者自期之辭收謂保其業惠謂體其德大惠則無斯須毫釐之違戾也我既以駿惠文王自勉繼自今為文王之子孫者當世世篤厚之勿忘也去聖浸遠典刑易墜非

用意篤厚不能守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蘇氏曰象文王之樂文舞也

象文舞也鄭氏以象舞為象用兵時刺伐之舞如此則為武舞矣且維清象舞之樂歌舞大武之樂歌大武為武舞故武頌言勝殷遏劉之事維清不言征伐則象舞決非武舞也文王之文德至矣作樂象德乃獨象其刺伐非其義矣○今考鄭於禮記文王世子

明堂位祭統升歌清廟下管象皆以管象為武王之舞謂周頌舞也孔申鄭義以文王武王之舞皆名為象維清象舞為文王下管象為武王其意葢謂清廟與管象若皆為文王不應有上下之别故耳古樂歌者在上以人歌者皆曰升歌亦曰登歌匏竹在下以管奏者皆曰下管春官大師帥瞽登歌下管奏樂器益稷下管鼗鼓是也清廟以人歌之自宜升象以管奏之自宜下凡樂皆有堂上堂下之奏也曹氏曰季札觀樂見

舞象箾南籥者杜預云文王樂也又見舞韶箾者杜預云舜樂也是象有箾韶亦有箾說者謂以竿擊人曰箾然則執箾以舞猶干舞也執籥以舞即籥舞也文王雖大業未究而本其功德之所起可得而形容也故作樂以象之謂之象舞祭統明堂位文王世子所謂下管象者象即象舞也鄭氏以象舞為專象刺伐然籥非刺伐之物也箾音朔季札觀樂事見左傳襄二十九年註以象箾之箾音朔韶箾音簫皆當音朔

維清緝熙句○朱氏曰清清明也○王氏曰緝續也熙廣也文王之典傳曰典法也

肇禋音兆因○傳曰肇始也○箋曰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迄用有成○迄欣之入傳曰迄至也

惟周之禎音貞○傳曰禎祥也

文王之舞謂之象以王業之興其兆已見也此詩乃象舞之樂歌述所以名象之意言清緝熈者文王之典也清則純一而不雜緝則悠久而不已熈則廣大而無外三言備舉文王之聖德而以典言之者謂其德寓於法也禋者王者祀天之禮也文王有典則以貽後人王業雖未成而禋祀之禮已肇始於此遂至其後而有成焉是文王之典爲周之禎祥也祥者吉之先見也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疏曰謂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祭於祖有諸侯助王之祭既祭因而戒之○蘇氏曰成王有即位有即政則周公之未嘗攝位明矣

烈文辟公　補傳曰烈言其功文言其德諸侯有爵為公者舉其爵之尊以寵之○疏曰辟公諸侯也○今曰辟君也說命云樹后王君公后王王也君公諸侯也

錫茲祉福　祉音耻○朱氏曰諸侯錫此祉福○錢氏曰但佐文武定天下也

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　王氏曰無封以專利無靡以傷財○朱氏曰封專利以自封殖靡侈也

維王其崇之　補傳曰維天子念茲戎功　傳曰戎大也

繼序其皇之　朱氏曰皇大也　無競

維人四方其訓之李氏抑詩解曰訓效也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於乎音烏呼○箋曰前王文王武王○黄氏曰此成王感發諸侯不盡之意

成王即政之初周興未久也其助祭諸侯往往身佐文武以定天下者故先稱美之乃告戒之言汝有功有德之辟公錫我以此福矣謂其夾輔以興周祚也此豈徒目前淺近計哉蓋惠我周家以無疆之休使我子孫世世永保之矣然相與平定之者爾諸侯之力也其相與扶持之者尤有望於爾諸侯也爾於爾

之國無封殖以專利無侈靡以傷財當維王室之是尊也念屏翰之大功其繼序之序者益思增益而皇大之世世相承無替前功也爾歸治其國在用賢俗德而已莫彊乎維得賢人也能得人則四方皆訓傚之莫光顯者脩德也能脩德則百君皆刑法之矣嗚呼如此則豈唯予寵嘉之實前王所念而不釋也○說者多以辟公為稱諸侯之祖父念兹戎功為勉之以念祖父之功今考本紀註徐廣云武王克殷二年

而崩皇甫謐云武王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六年庚寅崩正如謐之言武王克殷纔六年又周公攝政七年共十餘年耳烈文作於成王即政之初孟津諸侯固多存者不應専戒其子孫也詩記曰於乎前王不忘如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王氏曰先王之戒諸侯也欲其競競則中國強矣欲其顯顯則中國尊矣欲其四方訓之百辟刑之則各以德善胥訓胥效也内則百僚師師外則諸侯胥效則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矣而先儒以謂先王不欲諸侯名譽出境是乃力征經營天下惴惴恐天下軋已之私意何足以語先王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箋曰先王謂太王以下○天保箋曰先公謂后稷至諸盩音籌又音舟○疏曰祀先王先公謂四時之祭祠禴嘗烝時祭所及唯親廟與大祖於成王之世為時祭當大王以下上及后稷一人而已言先公者唯斥后稷且經之所陳唯有先王之事而序并言先公者以詩人因於祭祀而作此歌近舉王迹所起其辭不及后稷序以祭時實祭后稷故其言及之昊天有成命經無地而序言地般經無海而序言海亦此類也

天作高山傳曰作生也○疏曰作者造立之言故為生也○箋曰高山謂岐山也大王荒之大音泰○蘇氏曰荒治也○李氏曰始荒而闢之○令曰治荒為荒猶治亂為亂也令諺言開荒即始闢之意彼作矣箋曰彼彼萬民也民皆築作宮室以為常居文王康之箋曰康安也

彼徂矣箋曰徂往也民之往者○曹氏曰往歸者衆岐有夷之行如字王徐並去聲○程子曰夷平也○曹氏曰昔者高山之險阻今為坦途矣○今曰夷即皇矣所謂串夷載路行猶行彼周行謂道路也子孫保之

遷岐非得已而周乃以岐興詩人以為是非人之所能為故言此岐山天實為之也岐山本險阻荒僻之地大王始開荒而闢之彼民皆不憚遷徙之勞築作而居之矣文王從而安之彼民又皆徂往而歸之矣作謂舊民之樂遷如百堵皆作庶殷丕作之作也徂

謂新民之歸往如其子焉往之往也歸往者日衆故岐山昔之險阻今為平夷之路矣大王文王之業子孫當保守而不墜也成功告神之頌多言子孫當保守之意葢子孫能保守則可以慰祖宗之心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李氏曰蘇黄門謂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澤據周禮以為說東坡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之明文

昊天有成命曹氏曰成則不可易二后受之傳曰二后文武也成王不敢

康箋曰成此王功夙夜基命宥密傳曰基始也宥寬也密寧也○箋曰寬仁所以止苛刻安靜所以息暴亂於緝熙於音烏○王氏曰緝續也熙廣也○李氏曰緝熙當為成王單厥心單蘇音丹舊音亶○蘇氏曰單盡也肆其靖之令曰書凡發語肆字皆訓故○箋曰靖安也

天所以有不易之成命而文武得以受之者由其能成此王功不敢康寧夙夜憂勤以肇基天命在行寬靜之政而已又嗟歎而言為子孫者當緝續而熙廣之大盡其心庶幾可以安靖之勿墜宥密之初意也

○頌者成功告神必言子孫勉力保守以慰神祇祖

考之意維天之命曰曾孫篤之天作曰子孫保之我將曰于時保之此所謂緝熙亦成王自勉之辭舊說以緝熙為文武咏詩之意嗟歎而更端言之所謂肆其靖之即于時保之之意其者期之之辭也非言文武矣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報本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

配馬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以文王配馬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我將我享 箋曰將猶奉也○傳曰享獻也

維羊維牛 疏曰禮稱郊用特牲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用騂犢則明堂祭天亦當特牛矣而得有羊者其配之人自當用太牢也○詩記曰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於是知明堂用牛夏官羊人曰釁積共其羊牲積柴祭天於是知祭帝用羊以父配帝則牲牢不得異食○今考釁謂邦器及軍器成則釁之

維天其右之 ○箋曰右助也下同張子曰維天其右之不必饗之

儀式刑文王之典 箋曰儀則也式象也○傳曰刑法也○錢氏曰儀式刑猶書云嚴祇敬六德也○今曰累言之者謂法之不已也

日靖四方 ○陳氏曰靖安也○詩記曰於天

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辭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伊嘏文王箋曰受福曰嘏○嘏音假○既右饗之疏曰右助而歆饗之○李氏曰天若福文王則必饗吾之祭矣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我所將奉我所獻享者維羊維牛而已禮之常也天其右助我而饗此乎葢不敢必也天之所饗不在於物惟自託於文王庶幾可以格天我今儀則式象刑法文王之典日日施行之以安四方惟天惠民惟文

王之典足以安民天福文王則必右助而歆饗我祭矣其右之者不敢必之辭也既右之者自必之辭也然我尤當夙興夜寐畏天之威思所以保之其敢自恃乎明堂之禮天與文王在焉成王寫其中心之誠以對越而言之也○典毛於維清傳云法也於此云常也鄭以為常道法者道之所寓其實一也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巡守音旬狩○疏曰武王既定天下巡行其守土諸侯至于方

嶽之下作告至之祭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安祀百神乃是王者盛事周公既致太平追念武王之業故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宣十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曹氏曰諸侯為天子守土其政之得失民之利病不得以周之故天子親自廵省焉廵狩必徧于四嶽每至其方嶽之下則燔柴升煙以告至若其山川之遠而不可至者則望而祭之書所謂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是也○朱氏曰國語云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即春官鍾師九夏之三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時邁其邦傳曰邁行也○箋曰武王時出行其邦國謂廵守也昊天其子之詩記曰人之宗子主一家者也天之子主天下者也時邁其邦人神莫不受職則昊天其子可知矣○朱氏曰天其子我

乎哉益不敢必也○今曰昊天其子之與維天其右之語意同有天下曰天子子之謂使之為王也**實右序有周**箋曰右助也序次序也○曹氏曰序帝王之傳序也○錢氏曰次序者謂以周繼夏商也**薄言震之**程子曰薄言發語辭○傳曰震動也**莫不震疊**傳曰疊懼也**懷柔百神**傳曰懷來也柔安也○曹氏曰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故巡守所至者神皆祭焉**及河喬嶽**傳曰喬高也高嶽岱宗也○疏曰巡守之禮必始於東方故以岱宗言之其實兼四嶽也**允王維后**箋曰允信也○陳氏曰信乎使我為王也**明昭有周式序在位**箋曰式用也○李氏曰序諸侯之在位者**載戢干戈**戢簪之入○釋文曰戢止也斂也**載櫜弓矢**櫜音羔○傳曰櫜韜也韜音滔

○疏曰櫜者弓衣一名韜故内弓於衣謂之韜弓我求懿德箋曰懿美也肆于時夏箋曰肆陳也○李氏曰時夏中國也允王保之

巡守王者之禮武王初定天下時出巡行其邦國天其子之乎設為問辭也應之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武王之巡守也於諸國薄警動之諸侯莫不震懼又所至方嶽之下懷柔羣神望祀河嶽初得天下而人神受職此非人之所能為也天實右序之也故天下莫不信武王之宜君天下也又應之曰天實明昭有周

矣武王之廵守也以慶罰黜陟之典序諸侯之在位者又戢歛其干戈櫜韜其弓矢惟求懿美之德陳之於中國既定天下而治道彰著此亦非人之所能為也天實明昭之也故天下莫不信武王之能保天下也既右序之又明昭之是天之子之也○右序有周與明昭有周語意一同明昭不言實承上省文也言天之右序有周而結之以允王維后謂膺天命而無愧也言天之明昭有周而結之以允王保之謂保天

命於無窮也結上文右序及明昭之意皆以允言之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

執競武王箋曰執持也競彊也○李氏曰自強之心執而勿失無競維烈傳曰無競競也烈業也○李氏曰觀武王伐紂而得天下拱揖指揮雖彊暴之國莫不趨使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則其功烈為莫強矣不顯成康錢氏曰成王業安天下○李氏曰歐陽氏以成康為成王康王有窒礙不通者上帝是皇傳曰皇美也自彼成康奄有四方傳曰奄同也○釋文曰盡也斤斤其明斤音靳○傳曰斤斤明察也○李氏曰言照臨四方無所不察也鍾鼓喤喤音横

徐音皇○傳曰喤喤和也磬筦將將筦音管將音鏘○傳曰將將集也○錢氏曰聲之相應也降福穰穰如羊反○傳曰穰穰衆也降福簡簡傳曰簡簡大也威儀反反如字○賔之初筵傳曰反反重愼也既醉既飽錢氏曰主人受嘏既飲福醉飽矣福禄來反傳曰反復也

能執持自強不息之志者武王也故功烈之盛天下莫強焉豈不顯乎其成王業而安天下也上帝用是皇美之自武王成王業安天下奄覆四方而有之其斤斤然明察無所不至言照臨四方也今祀武王之

時鍾鼓喤喤然和磬管將將然集而神之降福穰穰然衆簡簡然大言樂作而神福之也祭祀之威儀反反然重謹之祭終飲福醉飽福禄反復未艾言禮行而神福之也蘇氏曰九今所以能備其禮樂脩其祭祀以受多福者皆武王之德所致也

○箋以鍾鼓磬筦為武王祭廟作樂今不從陳氏以為祀武王其說為長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疏曰國語云周文公之為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自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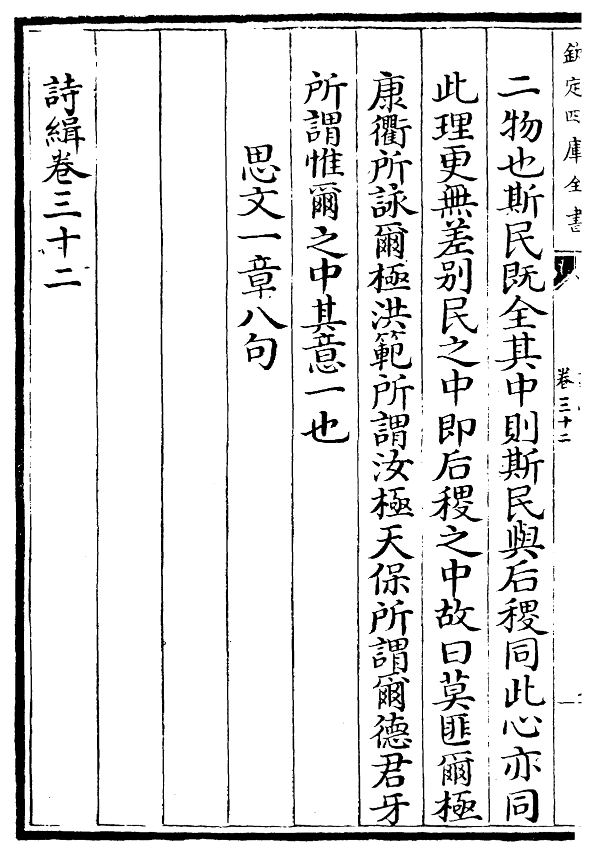
與時邁同也○李氏曰非其餘詩乃他人所作也蓋以國語所稱者惟此二詩知其周公所作其餘不可得而知之也古之祭者必以其祖配之公羊宣公三年云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則后稷所以配天蓋所以尊祖也○黄氏曰生民為述事之辭思文為告神之辭此雅頌之所以異歟

思文后稷 朱氏曰思語辭也文文德也○思辭見思齊 **克配彼天** 曹氏曰天地能生之而不能養之苟不得其養則亦弗克遂其生矣惟后稷能養人故其功足以配天矣 **立我烝民** 疏曰存立我天下衆民之命 **莫匪爾極** 傳曰極中也○曹氏曰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倉廩實而後知禮節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而已 **貽我來牟** 箋曰貽遺也遺音位○釋文曰牟字書作麰或作麳○疏

曰趙岐云麰大麥也廣雅云麰小麥帝命率育蘇氏曰率育徧養也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朱氏曰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陳氏曰時夏中國也○李氏曰后稷教民稼穡但養而已未及教之也如舜命契敬敷五教在寛則教之者乃契之事也思文之詩推美后稷乃以陳常于時夏言者葢無常産而有常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常産因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

后稷人臣而周人推以配天疑於追崇之過此詩發明之言德莫大於文后稷實有文德能配於天非虚尊之也蓋民心莫不有是中而阻飢則失其常心自后稷播時百穀存立衆民之命而後各復其受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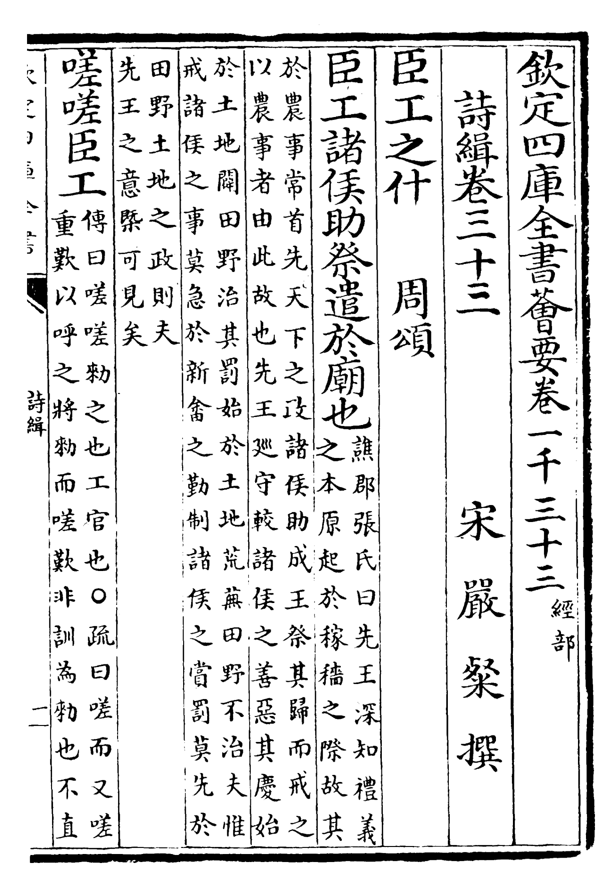
性是民之中皆是后稷之中也后稷遺我民以來牟二麥之種此乃天命后稷徧養斯民無此疆界之別遂使人倫常道得陳於中國也后稷播百穀獨舉來牟者以其先熟濟民之食尤切也天能予民以中后稷能全民之中天以徧覆為德后稷則達天之德推后稷以配天信無慊矣○中者民心所自有特因后稷有以養之而勿喪耳非后稷以已之中予之而曰莫匪爾極何也后稷之心與斯民之心同此一中非



二物也斯民既全其中則斯民與后稷同此心亦同此理更無差别民之中即后稷之中故曰莫匪爾極康衢所詠爾極洪範所謂汝極天保所謂爾德君牙所謂惟爾之中其意一也

思文一章八句

詩緝卷三十二



詩緝卷三十三

宋 嚴粲 撰

臣工之什 周頌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譙郡張氏曰先王深知禮義之本原起於稼穡之際故其於農事常首先天下之政諸侯助成王祭其歸而戒之以農事者由此故也先王廵守較諸侯之善惡其慶始於土地闢田野治其罰始於土地荒蕪田野不治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於新畬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於田野土地之政則夫先王之意槩可見矣

嗟嗟臣工 傳曰嗟嗟勑之也工官也○疏曰嗟而又嗟重歎以呼之將勑而嗟歎非訓為勑也不直

戒其身為其太斥○朱氏曰諸侯之羣臣百工也○令曰諸侯之臣莫非王臣**敬爾在公**朱氏曰在公凡公家之事也**王釐爾成**蘇氏曰賜爾成法也**來咨來茹**音孺箋曰咨謀也茹度也**嗟嗟保介**箋曰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疏曰措之於參乘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間君之車上止有御者與車右一人而已令言保介與御明保介即車右也不動御人偏勅車右者以御人本主御車不主輔君故專勅明其衛君車也人君左載御在中央明其遠君措之故繫於車右因御字單言之以便文○朱氏曰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說不同然皆為措田而言○補傳曰命臣工以王事命保介以民事**維莫之春**莫音暮○朱氏曰莫春在夏正為建辰之月在周正為建寅之月然先儒謂商周雖改正朔特以是月為歲首至於朝聘烝享猶用夏正祭用仲月則春祀宜在建卯之月祭畢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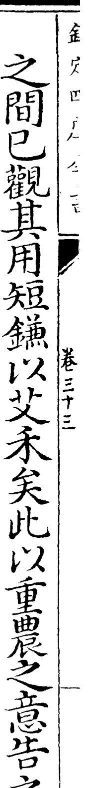
之時春已向暮農事不可緩也亦又何求曹氏曰言不可捨農事而他求也如何新畬音餘○釋地曰田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釋曰畬和柔之意也○朱氏曰今既莫春矣爾之田事如何哉於皇來牟於音烏○箋曰皇美也○來牟鮮見思文將受厥明朱氏曰來牟當夏而且將受上帝之明賜也明昭上帝迄用康年迄欣之入○錢氏曰迄終也○傳曰康樂也○今曰孟子云樂歲命我衆人王氏曰諸侯之衆莫非王人○錢氏曰衆人庶民也庤乃錢鎛庤音恥錢鎛音剪博○傳曰錢銚也鎛鎒也銚七遥反廣韻音挑鎒音耨乃豆反○疏曰說文云錢銚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銚宋仲子注云銚刈也刈物之器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鎒一銚然後成農釋名云鎛鋤類也世世本云垂作耨李廵云鋤也鎛耨當是一器但諸文或以為耨即鋤或云鋤類古器變易未能審之

詩緝　二

諸侯朝正於王因助祭於廟祭終而遣之不直戒其身而戒其臣之共事者以警切之爾諸侯歸其國有王事有民事臣工者諸侯之羣臣百工所與共治其國者也故以王事戒之保戒者車右之士載耒耜以輔君耕耤者也故以民事戒之先嗟歎而戒臣工曰爾臣工與聞國家之政事爾其敬哉歟王賜爾侯國之成法皆一定不易矣其有疑焉當來咨謀茹度於

奄觀銍艾奄如字鄭音淹銍艾音窒乂○傳曰銍穫也○說文曰銍穫禾短鐮

王朝勿自專以亂章改度也此以尊王之義告之也
又嗟歎而戒保介與聞耕籍令助春祠而還既莫春
矣他又何所求乎唯農事不可緩耳爾國之新田畬
田令如何也二者皆新墾之田用力尤難故首問之
欲其土地闢田野治也於乎美哉來牟二麥夏初即
熟今已莫春將受天之明賜矣夏麥者秋稼之占也
天意昭明終必有年豈可不盡人事以承天意乎爾
歸其國命我衆農夫各具銚鋤之器以治其田奄忽


之間已觀其用短鑣以艾禾矣此以重農之意告之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音伊　音熙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箋曰祈猶禱也求也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雩是也雩音餘○疏曰春郊夏雩以禱求膏雨而成其穀實月令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是雩為祈穀之明文但雩以龍見為之當在孟夏之月為月令者錯置於仲夏失正雩之月故不引之左傳稱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郊祀上帝於南郊郊所以報天德而云祈穀者報其已往又祈其將來襄七年左傳云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而郊為祈穀之事也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是即郊天也後乃擇元辰

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郊而後耕

噫嘻成王王氏曰噫嘻歎辭○曹氏曰所謂吁嗟而求雨也○成王成是王事也**既昭假爾**假音格○朱氏曰昭格上帝○錢氏曰爾語辭**率時農夫**箋曰時是也**播厥百穀**箋曰播猶種也○李氏曰百穀之種非一故總而言之謂之百穀**駿發爾私**駿音峻○箋曰駿疾也發伐也○傳曰私民田也○疏曰冬官匠人云一耦之伐伐發地故云發伐也言伐者以耜擊伐此地使之發起也言私而不及公令民知君於已之專則感而樂業故也**終三十里**箋曰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周禮云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疏曰一夫百畝方百步

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乘百是萬也既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一為少半是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亦服爾耕箋曰服事也十千維耦箋曰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朱氏曰本以二人並耕為耦令乃萬人畢出而耕也

農事為王道之本故嗟歎而言之我周家以農事開國致王業之成既昭格于上帝矣今我不敢廢墜前功將率是農夫以播其百穀令疾發其私田終竟一部方三十里之地服爾耕事萬夫同時而耕吾民盡力於田事如此天其念之祈穀之後即躬耕帝耤故

言率時農夫以張本也言駿發爾私不及公田為民祈也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箋曰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疏曰樂記稱武王伐紂既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史記杞世家云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之祀是杞之初封即為夏之後矣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後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為殷後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作微子之命是宋為殷後成王始命之也○曹氏曰必存二代之後者所以尊其先世受命之君俾承祀而不廢且示天下公器不主於一姓使時君常以覆車為鑒兢兢然務脩其德

耳

振鷺于飛傳曰振振羣飛貌○錢氏曰振自振其羽也○釋文曰鷺一名舂鉏于彼西雝傳曰雝澤也○箋曰西雝之澤○王氏曰西雝蓋辟雝也○朱氏曰先儒多謂辟雝在西郊故曰西雝我客戾止傳曰客二王之後○疏曰諸侯之於天子雖皆有賓客之義但先代之後時王偏所尊敬特謂之客昭二十五年左傳宋樂大心云我於周為客臯陶謨云虞賓在位此及有瞽皆云我客有客之篇以微子為客皆以二王之後特稱賓客也○李氏曰二王之後不純臣待之故謂之我客○箋曰戾至也亦有斯容箋曰興者喻杞宋之君有潔白德來助祭於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有此容蓋威儀之善如鷺然○曹氏曰鷺之為物羽毛潔白而容止舒閑其譬則脩潔之君子也振振者矜持修飾之意我客戾止亦有

斯容則有潔白之德而能文之以禮者也在彼無惡烏路反○箋曰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曹氏曰國人安其豈弟也在此無斁音亦○箋曰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敬之無厭之者○曹氏曰周人惜其將去也○黄氏曰周公居東東方之人欲其留西方之人欲其歸是亦在彼無惡在此無斁之意庶幾夙夜以永終譽箋曰永長也

興也振振然羣飛之鷺集於西郊辟雝之澤其羽毛潔白容止舒閑可觀也杞宋之君於周為客皆來助祭於周廟其至此亦有此容也此杞宋之君在彼國無怨惡之者來朝在此人皆無厭之者然猶庶幾其

能夙夜敬戒以長終此美譽愛之以德也朱氏曰陳氏云在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有惡於我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於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忠厚之至也○曹氏曰微子之命云作賓於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與以永終譽其戒之之意一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李氏曰鄭氏謂報者嘗也烝也蘇黄門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王氏則以謂祭上帝三說不同鄭氏謂烝嘗者以詩言烝畀祖妣也然載芟祈社稷亦曰烝畀祖妣豈亦祭宗廟乎至於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固是報成百穀之祭不如王氏以為祭上帝○陳氏曰噫嘻祈之於春夏豐年報之於秋冬

是一體之詩也○祈曰上帝而報不言者省文也○曹氏曰秋季大享於明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而同歌是詩故不言其所祭耳

豐年多黍多稌音杜○傳曰豐大也稌稻也○箋曰豐年大有年也○稌稻觧見唐鴇羽○李氏曰天官食醫云牛宜稌鄭司農注云秔也王氏以為豐年之時或高燥而寒或下濕而暑無所不熟故所以謂豐職方氏謂雍冀之地高燥其穀宜黍荆揚之地下濕其穀宜稌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濕也黍稌無所不熟

亦有高廩音凜○釋文曰廩倉也○傳曰廩所以蔵齍盛之穟○疏曰禹貢百里賦納總即禾稼也二百里銍即穗也此言蔵穗則廩唯蔵粟也而地官廩人註云蔵米曰廩者對則蔵米曰廩蔵粟曰倉其散即通也

萬億及秭音姊○傳曰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箋曰以言穀數多

為酒為

醴音禮○曹氏曰酒正辨三酒之物惟清酒以供祭祀鄭氏以謂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又辨五齊之物惟醴酒最濁鄭謂成而汁滓相將如今之甜酒也齊音劑烝畀祖妣音比○箋曰烝進也畀予也○詩記曰周以后稷為祖以姜嫄為妣然祭祀則無所不在也故總以祖妣言之以洽百禮解見賓之初筵降福孔皆傳曰皆徧也

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大有之年黍稌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亦有高大之倉廩其中穀數之多有萬與億及秭也有此黍稷以之為酒又以之為五齊之醴齊進於先祖先妣而祭祀所以會合其事神

之衆禮百物皆所以為禮而行禮以酒為主也豐年故有此是上帝之降福無所不徧也敢忘報乎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音古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箋曰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疏曰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合諸樂器於太祖之廟奏之經皆言合諸樂器奏之事也言合於太祖則特告太祖不因祭祀且不告餘廟以樂初成故於最尊之廟奏之耳此太祖謂文王也毛以為始作大武之樂○曹氏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則祖者文王之廟也

有瞽有瞽傳曰瞽樂官也○箋曰瞽矇也以為樂官者目無所見於聲音審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

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眡瞭者相之瞭音了在周之庭疏曰周之廟庭設業設虡音巨○疏曰皆眡瞭設之業虡觧見靈臺崇牙樹羽傳曰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卷音權○崇牙觧見靈臺維樅○疏曰置羽者置之於栒虡之上角漢禮器制度云為龍頭及頷口銜璧璧下有旄牛尾明堂位於崇牙之下又云周之璧翣註云周人畫繒為翣載以璧垂五采羽其下樹翣於簨之角上應田縣鼓縣胡涓反○傳曰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周鼓也鞞音皮疏曰釋樂云大鼓謂之鼖小鼓謂之應大射禮應鞞在建鼓東則為應和建鼓也應鞞共文是為一器其鼓懸之虡業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縣鼓是周法鼓始在懸鞉磬柷圉鞉音桃柷音蓄圉音禦○傳曰鞉小鼓柷木椌也圉楬也椌音羫楬苦瞎反○疏曰春官小師注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書益稷云合止柷敔注云

柷狀如漆筩中有椎揆椎於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上刻之所以止鼓○朱氏曰磬石磬也既備乃奏疏曰皆設之於庭宇既備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簫管備舉箋曰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餳者所吹也管如篴併而吹之餳夕清反乾糖也篴字又作笛疏曰管謂並吹兩管也○王氏曰簫也管也尤其器之小者言其小所以為備也喤喤厥聲喤音横又音黄○執競傳曰喤喤和也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箋曰我客二王之後也○疏曰助祭之人多矣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之永觀厥成朱氏曰成樂闋也如簫韶九成之成○李氏曰成猶終也徧更而奏焉故謂之成

重言有此瞽人者非一人也其瞽人皆在周之廟庭

矣乃使眂瞭為之設其垂鍾鼓之具其以板加於栒上者業也其植者虡也其業之上齒刻為崇牙也其栒虡之上角有置羽之飾也又有應之小鼓田之大鼓其鼓皆縣之虡業也又有持其柄而揺之者鞉鼓也又有石磬也有起樂之柷也有止樂之圉也設之備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也又有編竹之簫併竹之管已備舉作之也樂聲喤喤然和皆恭敬和諧而鳴不相奪倫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於時我客至止

永觀我樂闋之成以先代之後來觀樂為盛事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箋曰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之者謂於宗廟○疏曰冬言季冬春亦季春也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天官漁人春獻王鮪冬言薦春云獻者皆謂子孫獻進於先祖其義一也冬則衆魚皆可薦故總稱魚春唯獻鮪而已故特言鮪冬寒魚不行孕性定而肥充月令季冬乃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言春鮪新來者陸璣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

猗與漆沮音醫余七趨○那傳曰猗嘆辭○今曰與辭也○箋云猗與嘆美之辭猶言美哉也○傳

曰漆沮岐周之二水也○疏曰漆沮自豳歷岐周以至豐鎬以其薦獻所取不宜遠於京邑故不言豳言岐周者鎬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漆沮有考見豳正解

潛有多魚王氏曰潛言取之深也○李氏曰王氏以為潛藏之潛故言取之深也○解頤新語曰魚喜潛○今考傳云潛槮也什文云魚之所息謂之橬橬槮也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因而取之也今不從槮素感反橬疏蔭反

有鱣有鮪鱣音旃鮪音委○鱣鮪解並見碩人

鰷鱨鰋鯉音條嘗偃里○箋曰鰷白鰷也○山陰陸氏曰鰷形狹而長若條然魚性浮似鱨而白○鱨鰋鯉並解見魚麗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歎美此漆沮岐周之二水於其深潛之處有此多魚

有鱣鱑有鮪鮥有似鱨之鰷有鱨揚有似鮎之鰋有

三十六鱗之鯉我取之以獻享以祭祀而神明饗之助以大福也言魚以見萬物衆多猶魚麗也魚麗當文武之時頌聲未作故云可以告神而已潛則告神之樂歌也

潛一章六句

雝禘大祖也禘音第大音泰○箋曰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李氏曰鄭氏以為大於四時其說固是以為小於祫則非矣禘之祭則大於祫天子之祭有禘有祫有四時之祭諸侯之祭則有祫有四時之祭至於郊禘則非所當講也按春秋書大事於太廟大事者必祫也有事於太廟有事者必四時之祭也

祫於太廟不言祫而謂之大事四時之祭不斥其名而曰有事言諸侯之事也郊禘非諸侯之祭故斥其名以見其僭也觀此則禘大於祫可知矣○劉氏曰先王重宗廟之享為踈數之制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四時之祭厚矣以為未也於是有三年之祫祭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祭之所及可謂衆也又以為未也於是有五年之禘祭審諦昭穆以及其祖之所自出祭之所及可謂逺矣○陳氏曰周之大祖則后稷也禘其祖之所自出者若稷之所自出者嚳於周無廟故禘於大祖之廟又遷群廟之主以配之若祫則既遷之主皆得合食於大祖之廟焉禘祫之義如斯而已○朱氏曰祭法周人禘嚳周之太祖即后稷也禘嚳於其廟以后稷配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

有來雝雝箋曰雝雝和也至止肅肅箋曰肅肅敬也相維辟公相去聲辟音璧

○傳曰相助也○辟公解見烈文**天子穆穆**穆穆解見文王○王氏曰穆穆敬和也**於薦廣牡**於鄭如字王音烏○箋曰薦進也○傳曰廣大也○王氏曰廣牡碩大肥腯之謂也**相予肆祀**朱氏曰肆陳也**假哉皇考**假如字毛音暇○蘇氏曰假大也○箋曰皇考斥文王也**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朱氏曰宣通也哲知也**文武維后**蘇氏曰大哉皇考之安我也其臣宣哲其君文武**燕及皇天**傳曰燕安也○朱氏曰安人以及於天**克昌厥後**箋曰昌大也○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李氏曰周人所謂以諱事神者如稱文王則不斥曰文王昌如此而已書之所稱惟有道曾孫周王發但曰元孫某史官不敢斥其名故也如穆王名滿而當時亦有王孫滿襄

王名鄭而當時亦有衛侯鄭魯武公名敖而後世之臣有公孫敖觀此則知此詩言克昌厥後噫嘻之詩言駿發爾私昌文王之名也發武王之名也皆未嘗諱孔子作春秋如匡王名班而春秋亦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春秋亦書晉侯夷吾皆未嘗為之諱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　箋曰繁多也　既右烈考　傳曰烈考武王也○疏曰洛誥云烈考武王弘朕恭　亦右文母　傳曰文母太姒也

有從彼國而來雝雝然和既至於此肅肅然敬者是助祭之君公諸侯也是時天子之容穆穆然敬而和於我薦進大壯牲之時其辟公助我肆陳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懽心以奉其先王也此由先王之德使

然於是賛美大哉皇考文王綏安於孝子以巳成之業其臣宣通明哲其君有文武之德故能安人以及於天昌大其子孫而安祐於我使得秀眉之壽助以繁多之福也此又見右助於光烈之考武王及見右助於有文德之母太姒故也○古註以皇考為文王烈考為武王朱氏從之王氏以皇考為武王烈考為文王詩記從之李氏則以皇考烈考皆稱其祖三說不同今考祭法父曰考祖曰王考曾祖曰皇考高祖

曰顯考此說天子諸侯大夫廟制其實考者祖父之通稱也康誥云丕顯考文王酒誥云穆考文王顯考穆考皆明稱文王也洛誥既明稱烈考武王載見始見乎武王廟而言率見昭考則烈考昭考皆稱武王也武王無競維烈故稱烈考猶商稱湯為烈祖文王當穆故武王當昭也唯皇考通稱文王武王此詩後稱烈考為武王則皇考稱文王矣閔予小子言皇考能念皇祖訪落言皇考能紹文王之直道則皇考又

皆稱武王矣

雝一章十六句

載見賢之去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載見辟王傳曰載始也○補傳曰諸侯始見謂成王初即政也○箋曰君王謂成王也曰求厥章宋氏曰章法度也○補傳曰諸侯始見則欲求其法度而謹守之龍旂陽陽龍旂鮮見出車○曹氏曰陽陽色之鮮明也○今曰我朱孔陽和鈴央央於良反徐音英○傳曰和在軾前鈴在旂上○疏曰和亦鈴也釋天云有鈴曰旂郭璞云懸鈴於竿頭央央然有音聲○曹氏曰臧哀伯云錫鸞和鈴昭其聲也杜預云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聲然此乃田車耳若乘車則鸞在衡和在軾錫音揚馬面

當盧鞗革有鶬鞗音條鶬音鏘○鞗革轡首革也見蓼蕭○箋曰鶬金飾貌休有烈光朱氏曰休美也○李氏曰烈大也率見昭考昭如字○訪落箋曰昭明也○朱氏曰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為昭考也○今考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古註昭音韶朱氏中庸章句如字以孝以享傳曰享獻也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李氏曰與思皇多士同思語辭也皇美也烈文辟公鮮見烈文詩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箋曰純大也

諸侯始見成王以其初即政欲求法度以歸而遵守之也其所建交龍之旂陽陽然鮮明其軾前之和與

旂上之鈴央央然有音聲其鞗首鶬然以金爲飾其來朝之車服如此見成王得萬國之驩心爲國之光華故休美而有大光也成王於是率之以見昭考武王以致其孝敬以行其獻享以助我受福而得秀眉之壽長保享之美哉多福如此皆爾有功有德之諸侯以時助祭而致之是安我以多福使之緝續熙廣于大福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見賢之去○曹氏曰微子啟紂之諸兄封於微而爵爲子微蓋商畿内國名○疏曰不言所祭之名不指所在之廟無得而知之也

有客有客疏曰客止一人而重言有客有客是丁寧殊異以尊大之也○李氏曰按左傳云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

亦白其馬李氏曰商人尚白故微子來朝而乘白馬檀弓云殷人戎事乘翰翰白色馬也以戎事乘之則微子亦乘白馬也文王之詩云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則是殷人助祭所服之冠也微子助祭故亦乘其白馬蓋其一代之所尚雖已易代矣而其臣尤服其冠乘其馬也翰平去二音

有萋有且萋音妻且音疽○傳曰萋且敬慎貌

敦琢其旅敦音堆徐又音彫琢音卓○曹氏曰旅微子之卿大夫也

有客宿宿傳曰一宿曰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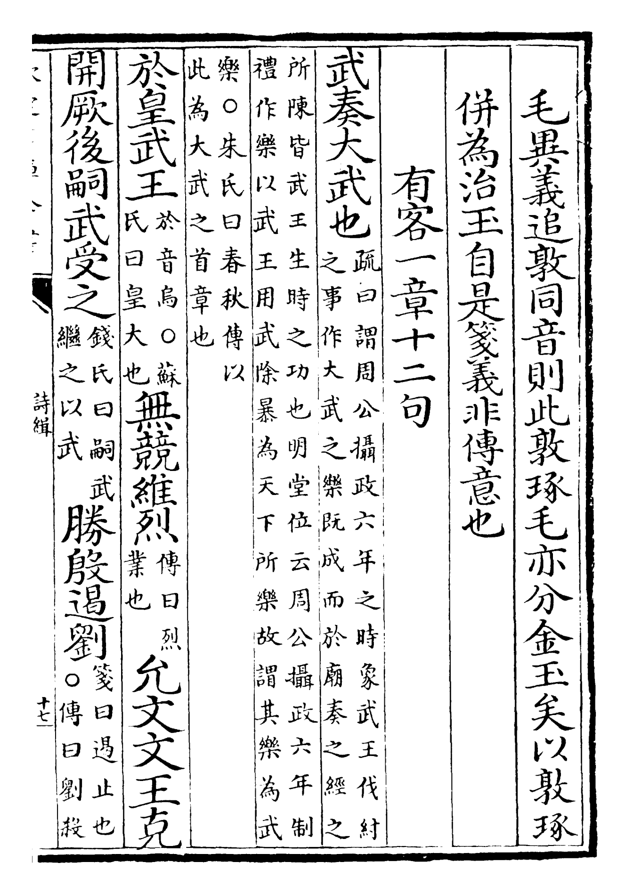
有客信信傳曰再宿曰信

言

授之縶音執○傳曰欲執其馬而留之○箋曰縶絆也絆音半以縶其馬薄言追之箋曰追送也○疏曰餞送之左右綏之箋曰左右之臣又欲從而安樂之厚之無已○疏曰與之驩燕以安樂其心既有淫威補傳曰天道福善禍淫王者體天而行賞罰使淫人懼焉善人勸焉降福孔夷傳曰夷易也易音異○什邡張氏曰自管蔡以武庚祿父叛周公誅之故於微子之來見也則告之曰昔者既有淫威矣而今也降福孔夷益逆順之理如此凡吾之威福非苟而已也

微子啟代之後於周為客重言有客者喜之也仍殷之舊秉其所尚白色之馬見不純臣之也又威儀萋萋且且然敬謹者乃其隨行之衆如敦琢之金玉然

稱其衆臣之有文則其主之賢可見猶杜詩云侍立小童清也微子宿而又宿信而又信樂其留之久也授之縶絆以縶其馬懼其去之速也葢至於行有日矣又餞送之左右之臣相與飲酒以安樂之殷勤無已也昔紂武庚爲亂我周既有罰淫之威令錫福於微子則又甚易而不吝此以見微子之賢而且示吾之威福一出於公也○令考棫樸傳云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箋引周禮追師掌追衡笄則追亦治玉與



毛異義追敦同音則此敦琢毛亦分金玉矣以敦琢併為治王自是箋義非傳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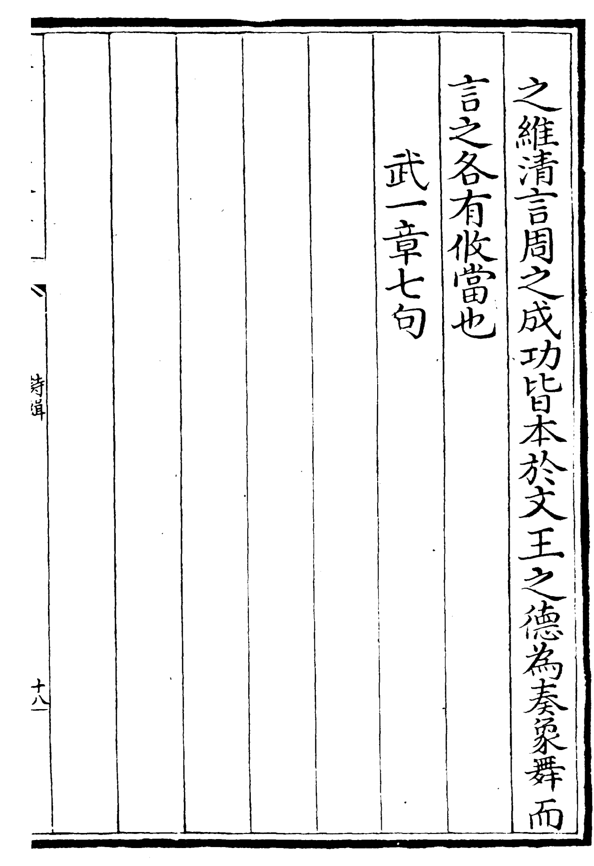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疏曰謂周公攝政六年之時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奏之經之所陳皆武王生時之功也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以武王用武除暴為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為武樂○朱氏曰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也

於皇武王於音烏○蘇氏曰皇大也無競維烈傳曰烈業也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錢氏曰嗣武繼之以武勝殷遏劉箋曰遏止也○傳曰劉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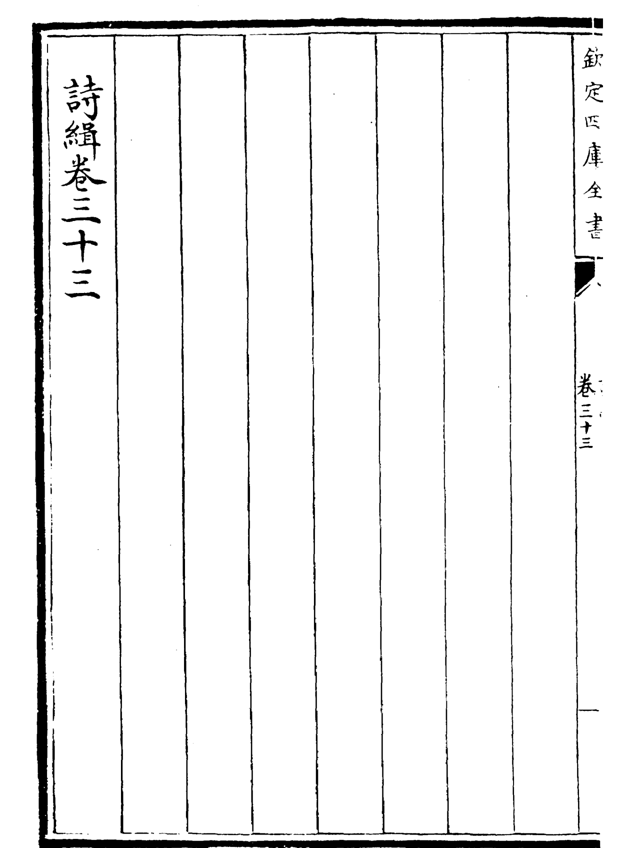
也者定爾功者毛音指鄭音其○傳曰耆致也箋曰耆老也年老乃定女之初功

武王以武功定天下故樂名大武此武頌大武之樂章發明武王之功言於乎大哉武王有莫彊之功烈也信乎文王有文德以開其後人之基緒矣然殷虐未除則文王之文德未能盡達於天下故必得武王繼之以武而受之伐紂以止殺然後致定其功所以歸重武王之功明非武王之武無以成文王之文也武頌言文王之德不可無武王之功為奏大武而言



之維清言周之成功皆本於文王之德為奏象舞而言之各有攸當也

武一章七句



詩緝卷三十三

謹案卷三十一第三頁後八行當以采絲為之刋本絲訛緌據毛詩疏改

第八頁後五行韓侯先祖刋本侯訛先據毛詩箋改

第二十一頁後四行江漢以喻盛大也刋本大訛人據毛詩箋改

卷三十二第八頁前五行欲其兢兢刋本欲其訛其欲今改

第九頁前一行彼徂矣案注疏及朱子集傳俱作

彼徂矣岐為句與此異

第九頁後三行成功告神之頌刊本功訛公今攺

卷三十三第二頁前七行宋仲子注云刊本宋訛

朱又釋名云刊本名訛文據毛詩疏及釋名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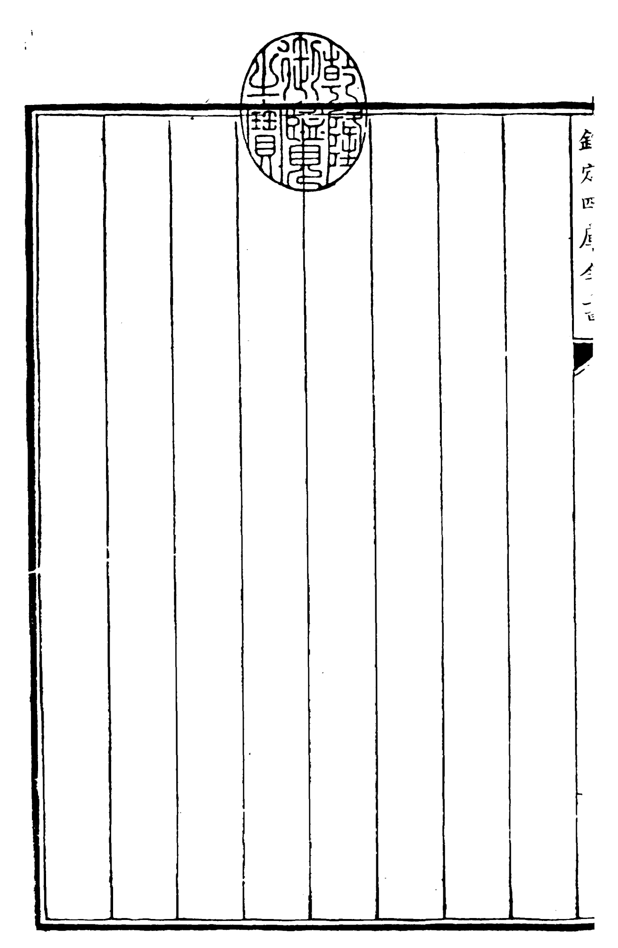
第四頁前五行伐發地刊本發訛法據毛詩疏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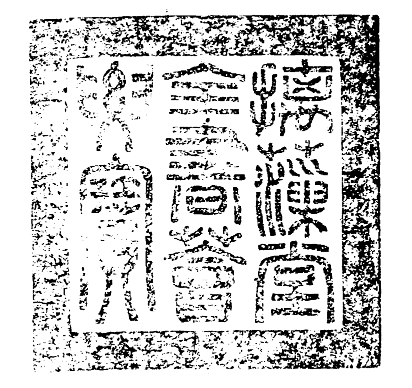
第七頁前七行則廩惟藏粟也刊本則訛即據毛

詩疏攺

第八頁前五行言合於太祖刊本合訛告據毛詩

疏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牟　焜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緝卷三十四至三十六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三十四 經部

詩緝卷三十四

宋 嚴粲 撰

閔予小子之什 周頌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朝音潮○箋曰嗣王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

閔予小子 箋曰閔悼傷之言也○李氏曰左傳云寡君少遭閔凶予不能文是閔者居喪之稱○曹氏曰曲禮云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然洛誥云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蓋成王常以沖幼自處故每稱之耳

遭家不造 箋曰造猶成也○李氏曰王氏以為武王天下未集而終 嬛嬛在疚 嬛音瓊○

李氏曰此嬛與哀此煢獨之義同嬛嬛者孤獨也左氏亦有在疚之文亦是居喪之稱也王雖朝於廟然去喪未甚遠故猶以死喪之辭為言○傳曰疚病也於乎皇考於乎音烏呼○箋曰皇考武王也永世克孝蘇氏曰終身能孝念茲皇祖箋曰皇祖文王也陟降庭止箋曰陟降上下也○傳曰庭直也○張子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聖人之心至平至直不難行人自多邪曲耳○李氏曰文王俯仰之間皆盡其直道文王之詩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之心俯仰無間無有愧怍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武王之所以繼志述事者亦本於此易曰敬以直內能敬則莫不直矣○補傳曰止語辭

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錢氏曰皇王武王也○令曰文王有聲稱文王曰王后武王曰皇王繼序思不忘傳曰序緒也○疏曰以世世相繼如絲之端緒故轉為緒

成王除喪朝廟感傷而言曰可悼閔乎我小子耳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未知攸濟也於是述武王繼文王之事於乎可歎美者我皇考武王終身能孝能念我皇祖文王一陟一降直而無私此武王之所以為孝也直者純乎天理之公也令我小子當早起夜臥敬謹而行之於乎可歎美者我皇王武王也我繼其序思其所行不敢忌也以武王能念文王則我當不忌武王也○說者以陟降庭

止為若見文王陟降於庭然下篇紹庭上下其義難通大田既庭且碩韓奕榦不庭方周官四征弗庭庭古注皆訓為直庭之為直見於經多矣不必易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箋曰謀者謀政事也

訪予落止傳曰訪謀也落始也○朱氏曰訪問也○曹氏曰凡宮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為始君子以作事謀始始之不謀其終能無違者鮮矣率時昭考傳曰率循也○箋曰昭明也○疏曰昭考武王也○朱於乎悠哉於乎音烏呼○傳曰悠遠也朕未有艾音乂徐音𤕤解見載見

川○釋詁曰艾歷也將予就之曹氏曰將扶將也○今曰無將大車箋云將猶扶進也繼猶

判渙音喚○傳曰猶道也判分也渙散也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如字協韻去聲

紹庭上下箋曰紹繼也○疏曰武王能繼文王以直道施於上下陟降厥家朱氏曰家

猶言國也休矣皇考箋曰休美也皇考武王也以保明其身朱氏曰保安也明顯也○

王氏曰保其身無危亡之憂明其身無昏塞之患

成王始即王位恐不能繼聖父之業故於廟中與羣臣謀之言我謀訪始初之法在率循我明德之考武王固也然所歎者昭考之道悠遠而不可及予幼稚

未有所歷爾羣臣幸扶將我以就之尚恐繼其道而判渙不合也又自言予幼稚小子未堪王室之多難其能紹文王之直道施於上下俯仰於家未嘗少離者唯美哉皇考武王能以此保明其身也　李氏曰仰先王之盛德歎眇躬之涼薄若前哲之高遠也○曾氏曰雖不言繼序思不忘然歎美皇考則此意在其中矣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陳氏曰嗣王於祭之明日繹賓尸而羣臣與焉既作謀政之詩以發羣臣之志而作頌者又設羣臣進戒之詩以答之又形容嗣王虛已求言之意為羣臣者當何如哉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李氏曰天之道甚顯善則福之淫則禍之哉者培之傾者覆之未有善而不獲福也未有惡而不獲禍也天之道顯○朱子曰思語辭也）命不易哉（易毛音異鄭音亦○李氏曰惟天有顯道故其命靡常此命所以為不易也）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傳曰士事也）日監在茲（箋曰監視也）維予小子不聰敬止（解頤新語曰不聞敬天之道也）日就月將（朱氏曰將進○箋曰日就月將言當習之以積漸也）學有緝熙于光明（王氏曰緝續也熙廣也）佛時仔肩（佛毛如字鄭音弼仔音茲○箋曰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示我顯德行（去聲）

作頌者設為羣臣進戒之辭曰敬之哉敬之哉敬而

又敬勉之以誠之不已也天道甚明禍福不爽故予奪靡常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高在上遠人而不吾察也王一陟一降之事天無日而不監視于此無微不顯所以不可不敬也於是又設為成王答之之辭曰維我小子未聞敬之之道謂羣臣所言當敬之事乃天人精微之理令聞所未聞也所願學焉庶幾日有所成月有所進習之以漸緝續熙廣以至於其道光明我負荷天下其任甚重爾羣臣當輔佛我此

任有以正救之無為面從容恱必示我以顯然之德行使我有所則效也○輔謂之佛者言正救其失不專順從之也學記云其求之也佛佛不順也猶孟子所謂法家佛士也仔肩為負荷之意故為任生民是任是負黍苗我任我輦皆謂肩任之也或以士為人材然勿士行枚只得訓事古訓不可廢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毖音祕嗣王求助也箋曰天下之事當謹其小小時不謹後為禍大故成王求忠臣早輔

助已為政以救患難

予其懲箋曰懲艾也艾音刈而毖後患傳曰毖慎也莫予荓蜂荓令音烹舊音

傳○王氏曰荓使也蜂善辛螫○曹氏曰成王之遇辛螫也豈有使蜂螫之哉實自求之而已○今曰抑莫予云覯莫無也桑柔荓云不逮毛云荓使也普耕反音烹徐蒲耕反音絣也洛誥伻來以圖及獻上音義同今毛以荓蜂之荓為摩或孫炎云謂相掣曳之於惡故音甹令從王氏荓蜂為使蜂當音烹說文甹使也則荓讀作甹亦可也摩音翅尺制反自求辛螫音釋○疏曰辛苦毒螫也肇允彼桃蟲拚飛

維鳥拚音藩○箋曰肇始也允信也○傳曰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鷦音焦○釋鳥曰桃蟲鷦其雌鴱鴱音艾○郭璞曰鷦䳗桃雀也俗名為巧婦鷦䳗小鳥而生鵰鶚者也䳗音苗○陸璣疏曰今鷦鷯是也微

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為鵰故俗語鷦鷯生鵰○山陰陸氏曰説苑云鷦鷯巢於葦苕繫之以髮鳩性拙鵰性巧故鷦俗呼巧婦一名工雀一名女匠其喙尖利如錐取茅秀為巢巢至精密以麻紩之如剌韈然故一名韈雀其化輒為鵰鷚紩音秩縫紩也○錢氏曰拚與翻同○張氏曰猶言初為鼠後為虎不必謂桃蟲化為鳥也○今曰此與舊説異姑兼存之

未堪家多難 傳曰堪任也 予又集于蓼 音了○箋曰集會也○疏曰集會謂逢遇之也○傳曰集于蓼言辛苦也○朱氏曰蓼辛苦之物也○錢氏曰蓼味辛而苦

成王即政而求助於賢臣曰予其懲創於往時而畏謹後患矣捐管蔡之事也人近蜂則被其螫信小人

則受其惑蜂不可使前日之事無人使蜂螫我乃我自取其辛螫也我今始信桃蟲之微能翻飛為鳥言小物之能成大不敢不毖也予未堪王室多難又會遇于辛苦之地爾羣臣可不助我乎○莫予荓蜂猶云莫予毒也已古文莫予莫我之類皆倒提予我字以便文耳莫我肯德言無肯德於我莫予荓蜂言無荓蜂於我其他如莫我知莫予云覯之類皆倒辭也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音衫春藉田而祈社稷也箋曰藉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藉田○疏曰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藉天子祈社稷以仲春與耕藉異月而連言之者雖則異月俱在春時故以春總之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此二社皆應以春祀之但此為百姓所祭文當主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為太社社稷焉

載芟載柞音窄曰柞○箋曰載始也○傳曰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疏曰隱六年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馬芟夷蘊崇之是除草曰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除木曰柞○曹氏曰秋官薙氏掌殺草秋繩而芟之除草木是初墾闢而為田者也薙音替繩音孕注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

其耕澤澤音釋○釋文曰耕犁也○箋曰澤澤然解散○曹氏曰草木之根既去而後耕之土則澤澤然解散矣

千耦

其芸 耦音偶芸音云本又作耘○令曰長沮桀溺耦而耕謂二人為耦而並耕此千耦其耘亦謂千人為耦而並耘與十千維耦同○釋文曰芸除草也○曹氏曰反土之後草木根株有芟作所不盡者則復耘之其多至于千耦也

徂隰徂畛 音軫○令曰下濕曰隰○疏曰地官遂人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

侯主侯伯 疏曰侯維也○傳曰主家長也伯長子也

侯亞侯旅 傳曰亞仲叔也旅子弟也

侯彊侯以 箋曰彊有餘力者地官遂人云以彊予任甿以謂閒民令時傭賃也予音與甿音氓○疏曰謂其人彊壯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能佐助他事者也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司農云閒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為人執事若令時傭力也僖二十六年左傳云凡師能左右之曰以

有嗿其饁 嗿音醓他感反饁音葉○李氏曰嗿衆人飲食聲○箋曰饁饋饟也饟亦作餉式亮反

思媚

其婦錢氏曰思語助○箋曰媚愛也有依其士今曰依就也○曹氏曰士不辭耕稼之勞而知愛其婦婦不憚饁餉之煩而知依其士有和樂之風焉有畧其耜音似○傳曰畧利也○曹氏曰利則入土也深俶載南畝俶音觸○俶解見大田南畝解見七月播厥百穀箋曰播猶種也○曹氏曰百穀之性其寒暑濕燥高下早晚各有所宜而水旱豐山不可豫料故迭種之所以為備也實函斯活函音含○箋曰實種子也函含也活生也其種子皆含生氣驛驛其達驛音亦○蘇氏曰驛驛苗生貌○箋曰達出地也有厭其傑厭去聲下同○王氏曰厭受氣澤厭足也○箋曰傑先長者長音掌○疏曰苗之傑也厭厭其苗箋曰厭厭其苗衆齊等也○錢氏曰積疊之貌苗齊等動搖厭厭厭然若積疊之緜緜其麃音標表驕反○傳曰麃芸也○疏曰孫炎云緜緜言

詳密也○王氏曰前日千耦其芸則既耕而芸○令曰緜緜具應則既苗而芸既苗而芸則以緜緜為善恐傷苗也

載穫濟濟 穫音獲○朱氏曰濟濟人衆也○曹氏曰衆而整也

有實其積 音恣又如字○箋曰有實實成也令曰上言實函斯活此言有實實其積皆以實為穀實

萬億及秭 音姊

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四句並解見豐年

有飶其香 飶音離別之別○傳曰飶芬香也○詩故曰飶香也謂酒之氣也

邦家之光有椒其馨 曹氏曰飶椒皆酒醴芬芳之氣○疏曰椒是木名非香氣也但椒木氣香作者以椒言香○詩故曰椒之氣烈故古者謂椒酒取其香且烈也○補傳曰楚辭云奠桂酒兮椒漿

胡考之寧 傳曰胡壽也考成也○李氏曰胡考者老人也士冠禮祝云永享胡考注云胡遐也○疏曰信二十三年左傳云雖及胡耇周書諡法保民耆

又曰胡胡耇老而有成德也解頤新語曰說文云胡牛頷垂也又老狼亦垂胡令老者或有此狀故詩人取之

匪且有且如字又咀之平〇傳曰且此也匪今斯今振古如茲傳曰振自也〇

朱氏曰猶言自古有年也

此祈社稷之詩言人事已盡神其念之芟柞草木是新墾闢之田專言新墾闢之田者其用力尤難故也始芟以除其草始柞以除其木草木之根既去然後耕犁之其土氣烝達釋釋然解散矣既耕犁以反其土猶有草木根株芟柞所不盡者又千人為耦而芸

以去之耦以言並作千以言其多或徃下濕之隰或徃溝上之畛言耕夫徧于原野無曠土也其徃者何人乎維主則家長也維伯則長子也維亞則仲叔也維旅則衆子弟也維彊則借助之彊壯也維以則傭雇之閒民也言衆力競勸無游民也當饁餉之時有喰然衆人飲食之聲其耕夫則愛其婦其饁婦則就其夫夫耕婦饁驩然相愛見治世和樂之氣象焉有畧然剡利之耜始有事於南畝而耕之前言其耕澤

澤謂轉新墾之土此言俶載而耕之謂始耕而將種也前所耕猶荒地令所耕乃成田故稱南畝也百穀皆播種之其種子曰實皆含生氣驛驛然而生出土而條達乃有厭然受氣澤厭足者是先長傑特之苗也厭厭然齊等者是其衆苗也既苗則又緜緜然詳密而芸之不詳密則傷苗也芟芸麃皆除草也芟與柞並言是新闢為田先除其地上之草木也既耕而言芸是反土之後除其土中之草木根株也既苗而

言麃是除其苗間之草也至於成熟則穫刈之濟濟然其人之衆其穀實皆積聚之其數之多有萬與億而及秭也及以為酒以為五齊之醴齊進予先祖先妣而祭祀所以會合其事神之衆禮衆物皆所以為禮而行禮以酒為主也此酒醴有飶然之香氣以饗賓客則時和禮備而為邦家之光有如椒之馨以養耆老則老人之安寧以上皆秋冬豐熟之事而春祭言之蓋以此祈於神也又言非特此方有此豐年也

非特令方有令豐年也自古以來皆如此言神之降康久矣繼此以往願其勿替也李氏曰噫嘻豐年其說為畧載芟良耜其說為詳蓋祈上帝所以尊之也故其辭畧祭社稷所以親之也故其辭詳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耜音似秋報社稷也疏曰經言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乃是場功畢入當十月之後而專言秋報也者作者先陳人事使畢然後言其報祭其實報祭在秋寧止在冬也

畟畟良耜畟音測○曰畟畟猶測測也○疏曰畟畟是刃利之狀○舍人曰畟畟耜入地之貌○箋曰良善也○耜解見七月

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三句並解見載芟

或來瞻女音汝○箋曰瞻視也有來視女謂婦子來饁者也○錢氏曰視猶省也載筐及筥筐筥音匡舉○箋曰筐筥所以盛黍也其饟伊黍饟音餉○箋曰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疏曰案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禮食有黍明黍是貴也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為忌日貶而用稷者為賤也賤者當食稷耳其笠伊糾音九○傳曰笠所以禦暑雨也○補傳曰糾繚也所以繩繚而成也○錢氏曰其緣糾結其鎛斯趙鎛音博趙迫之上蜀又如字○鎛解見臣工○傳曰趙刺也以薅荼蓼音蒿徒了○說文曰薅拔田草也○疏曰蓼是穢草荼亦穢草非苦菜也釋草云荼委葉王肅云荼陸穢蓼水穢然則所由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三荼考見邶谷風○箋曰饁者見戴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薅去荼蓼之事言閔其勤苦刺七亦反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

音窒○傳曰挃挃穫聲也**積之栗栗**積音恣○令曰聘義言玉云縝密以栗注云栗堅貌是栗栗為堅實之貌**其崇如墉**箋曰崇高大也○傳曰墉城也**其比如櫛**比音備櫛側瑟反○箋曰比迫也○說文曰櫛梳篦總名○疏曰其比迫如櫛齒之相次○朱氏曰理髮器言密也**以開百室**箋曰一族同時納穀○疏曰地官大司徒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是百室為一族於六鄉則一族於六遂則一酇遂人云百夫有洫故知百室共洫間而耕酇音纂○曹氏曰百室在六鄉為族而族師掌以歲時校登其夫家之衆寡在六遂為酇長掌趣其耕耨與其戒令政事莫不同之故使之同時納穀所以示親睦均有無也趣音促**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犉閏之平○傳曰黃牛黑脣曰犉○疏曰地官牧人云凡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然則社稷用黝牛令用黃者蓋正

禮用黝至於報功以社是土神故用黄色仍用黑唇也○曹氏曰古之人享其成必思其所自以為百室盈而婦子寧者社稷之功故於是而報焉地之色以黑為正以黄為美故陰祀用黝牲正其義也社稷用騂美其功也○黄氏曰載芟言以洽百禮者顧其豐年之慶而百神之祀皆無所闕也良耜言殺時犉牡者則專主祭社稷而言也有捄其角捄音求○大東傳曰捄長貌○傳曰社稷之牛角尺以似以續蘇氏曰興來歲繼往歲也續古之人曹氏曰續古之人則先農先嗇之功永永無窮矣

此詩為報社稷必陳農功之本末故當秋時而追述春耕預言冬穫也言農人以畟畟然刃利之善耜始有事於南畝而耕之以播種其百穀其種子曰實皆

函生氣而生農人在南畝之時有來省視汝者乃其婦也載其方筐及其圓筥所盛之饟維是黍也黍貴者之食農人食黍見豐年也饟者見農夫所載之笠糾結其緣以鎛鋤之器趙刺其地薅去陸草之荼水草之蓼荼蓼皆穢草既朽敗矣黍稷乃茂盛矣及其成熟乃穫刈之其穫聲挃挃然及積聚之栗栗然堅實所積聚者其崇高如城雉其比迫如櫛齒於是開一族之百室一時而納之百室既盈矣婦與子則安

寧矣年熟民安乃殺是黃牛黑脣之犉牡其角捄然而長用之以報祭社稷求嗣歲之豐續古人先農先嗇之功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繹賓尸也箋曰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繹商謂之肜○疏曰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祀以尋繹昨日之祭謂之為繹以賓事所祭之尸經之所陳皆繹祭始末之事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疏曰子夏作序唯一句而已後世有高子者別論他事云靈星之尸言祭靈星之時以人為尸後人以高子言靈星尚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故引高子之言以證賓

尸之事必是子夏之後毛公之前有人著之高子者不知何人孟軻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為齊人言高子蓋彼是也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云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惟有此耳未知高子所言是此否

絲衣其紑 孚浮反○傳曰絲衣祭服也紑絜鮮貌○疏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為之故云絲衣也○曹氏曰餘衣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其首服弁則其衣用絲故知絲衣為士助祭之服也

載弁俅俅 戴如字又音戴弁音卞俅音求○箋曰載猶戴也弁爵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繹禮輕使士○疏曰若正祭則小宗伯省牲眡滌濯逆齍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彼正祭禮重使小宗伯此繹祭輕故使士蓋亦宗伯之屬載弁者俅俅則俅俅人貌故為恭順言卑者恭順則

尊者可知盦音咨○曹氏曰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注云弁爵弁也冠玄冠也爵弁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其制與冕同而其前不俛○傳曰俅俅恭順貌

自堂徂基　箋曰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傳曰基門塾之基塾音孰○疏曰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云夾門堂也直言自堂徂基何知非廟堂之基者以繹禮在門不在廟故知非廟堂也郊特牲云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繹於門內為失明其當在門外祊以東方為失明其當在西方是祊之與繹一時之事禮器云為祊乎外注云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外之傍因名焉基是門塾之基謂廟門西夾之堂基也祊音繃

自羊徂牛　傳曰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箋曰又視牲從羊之牛反告充○疏曰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為之事牛羊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

足也鼐鼎及鼒鼐音耐鼒音兹○傳曰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鼒○箋曰已乃舉鼎冪告絜禮之次也鼎圜弇上謂之鼒冪亡歷反弇古掩字兕觵其觩音求○兕觵解見卷耳○箋曰繹之旅士用兕觵變於祭也○曹氏曰旅酬之後恐有失禮者以此罰之○觵解見桑扈○疏曰兕觵罰爵觩然徒設無所用之旨酒思柔朱氏曰思語辭也柔和也不吳不敖吳如字又音話敖去聲○傳曰吳譁也○李氏曰大聲也○曹氏曰言語則謹默而不譁盛儀則恭敬而無敖○疏祭未舉其不慢則當祭敬明矣

胡考之休胡考解見載芟

此述繹祭之事上五句言祭之初下四句言禮之末

方繹祭之初使士行禮在身之服以絲為衣其衣紑

然而鮮絜在首戴爵弁其人俅俅然恭順此士從門堂之上既視壺濯及籩豆又降往於門塾之基告君以濯具也又更視三牲從羊而往牛所以告充也充肥也有大鼎曰鼐小鼎曰鼒又發舉其冪所以告絜也反覆展視所以致勤敬也祭初卑者恭順則尊者可知矣至於祭末旅酬之節兕觥罰爵觩然上曲徒設而不用由此助祭飲美酒者皆柔和不吳而讙譁不敖而倨慢故事如禮無所用罰祭末不慢則當祭敬

明矣恭敬獲福宜其得壽考之休也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說者多以酌即是勺然勺是成王之樂而此詩言告成大武其說難通今考象者文王之舞也故維清象舞之樂章其詩言文王之典武者武王之舞也故武頌武舞之樂章其詩言武王之烈勺是成王之舞樂莫盛於韶勺者謂皆繼治世之事故為樂之盛也若酌頌果

為勺舞之樂章必當述成王繼承之事令其詩止述武王用兵創業首序又云告成大武則此酌亦是武舞之樂章非勺舞之樂章矣禮記言十三學舞勺漢禮樂志言周公作勺其字皆單作勺此酌其字從酉傍雖皆為斟酌之義然所斟酌之事則不同勺舞言成王能酌文武之道以保太平之治也此酌頌言武王初則遵養繼則蹻蹻酌其時措之宜也左氏傳以武頌為武之卒章以賚為武之三以桓為武之六朱

氏謂桓賚二篇皆大武篇中之一章其言信而有證

朱氏又以酌及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

之名如曰武宿夜云耳然則酌與賚般一體亦大武

篇中之一章明矣但古人制樂皆沿襲前王之樂而

為之張子謂勺是周公制禮樂時於大武有所增添

其説是也如漢武德舞高祖所作象其除亂蓋武舞

也其後孝景采武德舞為昭德舞以尊太宗孝文之

廟則為文舞矣周公增損大武以為勺亦猶是也勺

舞必自有樂章令不得而考耳講師見此頌名酌遂以酌祖道養天下之説攙入之此正説成王之勺非武王之酌也兼此詩所言遵養亦非謂養天下也

於鑠王師於音烏鑠舒灼反○疏曰毛以為武王鄭以為文王○今曰王師王之造皆武王也遵養時晦傳曰遵率也○朱氏曰言武王之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蘇氏曰退自循養與時偕晦時純熙矣箋曰純大也○蘇氏曰熙光也是用大介箋曰介助也○蘇氏曰天下無不助之我龍受之箋曰龍寵也○李氏曰武王寵而受之蹻蹻王之造蹻音蹻造毛音早鄭音慥○傳曰蹻蹻武貌造為也載用有嗣李氏曰是用後世嗣續而不絕實

維爾公句允師李氏曰其所以傳嗣而不絶者蓋能合天下之公而信於衆也

於乎盛哉武王之師也其初有衆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偕晦非有心於得天下也既而時大熈明天下之人無不助之武王乃不得已而寵受之於是蹻蹻然威武以興事造業是用嗣續以傳之後世實由爾武王之至公足以信於衆也順天人之心者公也信者公之洽允者信之固也

酌一章九句

桓講武類禡也

禡音罵○箋曰類也禡也皆師祭也○疏曰武王將欲伐殷講習武事又為類祭於上帝為禡祭於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後克紂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春官肆師云類造上帝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春官肆師云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注云貉師祭也於立表處為師祭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黄帝禡周禮作貉又或為貊字古今之異也甸音田貉莫駕反鄭音陌

桓武志也

王氏曰桓武志也而曰綏萬邦婁豐年則其為武志也異乎人之武志矣○解頤新語曰講武而類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皆師祭也此為武王伐商之事明矣然是時有其事而無其詩以頌聲未作故也至成王制禮作樂於是作此頌以歌其事以告於武王序詩者謂之武志蓋發明武王將出征而講武禡其志已欲保厥士而用四方定厥家

而貽于天後果能如其志可謂善得詩人之旨也○朱氏曰左傳以此為大武之六章

綏萬邦箋曰綏安也**婁豐年**婁音屢○箋曰婁亟也誅無道安天下則亟有豐熟之年陰陽和也亟音棄○李氏曰綏萬邦言武王之用兵所以安萬邦故能享豐年之報老子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軍旅所起荆棘生焉蓋以大兵之後殺戮為多傷天地之和氣此所以凶年也武王之用兵志在於容民畜衆非快一己之私欲蓋為天下除害故能召天地至和之氣所以獲豐年之報也孔氏舉僖十九年左傳云昔周饑克殷而年豐是伐紂之後即有豐年也孔氏徒見左氏之言與詩合然不知周豈有饑哉如其有饑則不足為婁豐年矣**天命匪解**音懈○蘇氏曰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桓桓武王**錢氏曰桓桓威武貌**保有厥士**李氏曰士與熊羆之士虎賁之士同**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

昭于天於音烏皇以間之間去聲○箋曰皇君也○傳曰間代也○今曰多方云有邦間之

武王克商以安天下數有豐年是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倦也天命所以不倦者由桓桓然有威武之武王能保有其衆以用之於四方而安定其國家故歎美其德昭明于天遂君天下而代商也

桓一章九句

賚音賴大封於廟也箋曰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疏曰大封則所封者廣宣十二年左

傳云昔武王克商而作頌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廟謂文王廟也祭統云古者明君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李氏曰宣王之時命孝公為侯伯命之於夷宮亦是不敢自專也為天子者封功臣必告於廟為諸侯者班爵祿亦在於廟衛之周治既服將命則知亦在於廟然不知所任者非人也

賚予也 予上聲

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疏曰武王大封功臣以為諸侯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為此歌焉○李氏曰語云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朱氏曰左傳以此為大武之三章

文王既勤止 錢氏曰止語辭 **我應受之** 傳曰應當也 **敷時繹思** 朱氏曰敷布繹冒也○錢氏曰繹紬也 **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 箋曰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

之所由也於繹思於音烏

武王既封諸臣於廟因戒勑之言文王勤勞天下至矣我當而受之敷布其事而紬繹思念之不敢忘也敷言所思之廣也我自今以往維求天下之安定而已此周之受天命也又歎使諸臣受封賞者繹思之亦不可忘也念文王創業之難及念上天安民之意則所用皆善人可知矣

賚一章六句

般音槃

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巡守音旬狩○蘇氏曰遊般也○毓曰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諸侯所守之土祭祀四嶽河海之神神皆饗其祭祀降之福祚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中嶽無事故序不言漢書溝洫志云四瀆河為宗然則河為四瀆之長言河可以衆之經無海而序言海者海是衆川所為歸經雖不說祭之可知○曹氏曰時邁為武王巡守之頌則般頌成王矣

於皇時周於音烏○箋曰皇君也

陟其高山箋曰陟登也

嶞山喬嶽嶞駝之上○釋文曰嶞山形狹長也○傳曰山之嶞嶞小者也○箋曰喬高也

允猶翕河箋曰允信也○李氏曰猶謀也○傳曰翕合也○蘇氏曰翕河大河受衆水者也○今曰禹貢河自大陸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注云同合為一大河名逆河然則翕河即逆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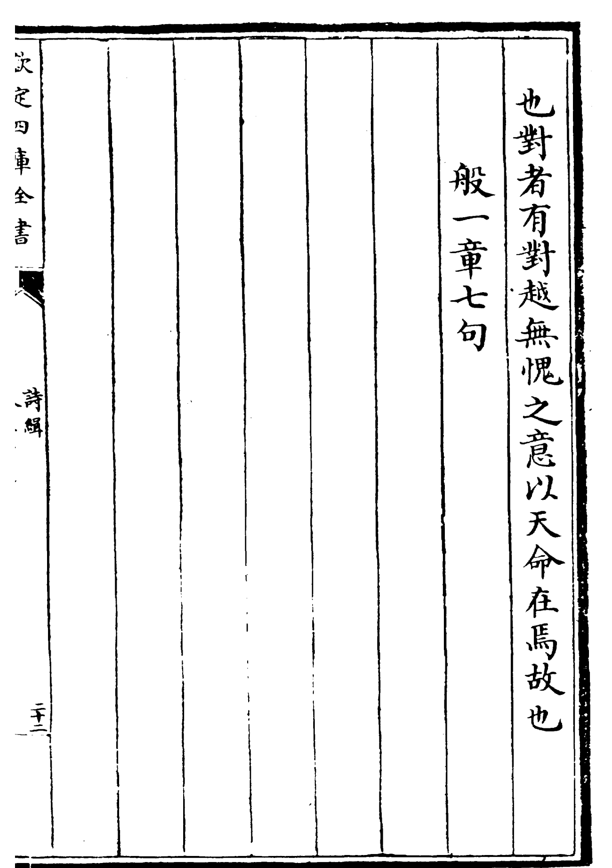
敷天之下箋曰敷徧也

裒時之對

裒音掊○傳曰裒聚也○箋曰對配也○疏曰配祭之如是配而祭之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錢氏曰周之所以為百神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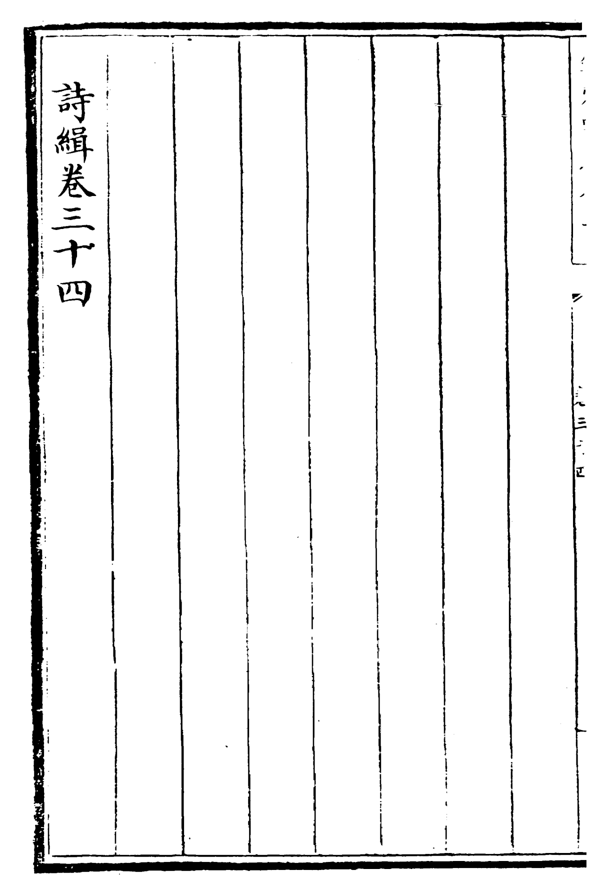
時周之命箋曰遍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

於乎君哉是周家也其廵守所至則登其高山又及墮然狹長之小山與喬高之四嶽皆徧祭之高山墮山則祭法所謂山林丘陵能出雲為風雨皆曰神者也喬嶽則四嶽也又以誠信謀猶大河而祭之謀如載謀載惟謂討論其禮也徧天之下凡山川之神皆裒聚而昭對以祀之此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為神主



也對者有對越無愧之意以天命在焉故也

般一章七句



詩緝卷三十四

詩緝卷三十五

宋 嚴粲 撰

魯頌

譜曰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禄士脩泮宮守禮教僖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畧公遂伐淮夷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脩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是頌○䟽曰脩泮宮春秋不書者脩謂舊有其宮脩行其教學之法功費微少非城郭都邑例所不書也春秋經傳僖公無伐淮夷之事案左傳僖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未歸

而使師取項公為齊所止十七年方始得還傳云書曰公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經傳無伐淮夷文者當是史脫漏脩姜嫄之廟春秋不書者魯國舊有此廟更脩理之用功少例所不書也○朱氏曰魯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即其地也夫子云魯之郊祀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而程子亦云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盖不與其僭也然則刪詩之際何取乎此而著于篇乎曰著之所以見其僭也春秋書郊禘大雩雉門兩觀猶是意也削之則沒其實矣抑魯於天子禮樂有得用之文而是頌之作又嘗請命于天子而為之其辭特以賛美當時之事其體猶列國之風非若商周天子之頌用於祭祀以詠歌先祖之功烈也聖人於此以為其文若可以無嫌者故其文予之而實則不予也况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為時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於大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或謂夫

子有所諱而削之則當時列國大夫賦詩相屬及吳季子觀周樂於魯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通矣○曹氏曰明堂位云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若魯公果受成王之命則當自伯禽以後踵而行之矣由伯禽至僖公凡十有八世考諸春秋史記皆未嘗行郊禮而惟僖公行之豈成王之命獨豫加於僖公歟故知其僭自僖公始也夫以諸侯而僭天子之禮天子雖不能討而天亦吐之是以僖三十一年夏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成七年春鼷鼠食郊牛角乃不郊襄元年春鼷鼠食郊牛角定十五年鼷鼠食郊牛角牛死皆改卜牛然則天之不歆其祀亦可見矣夫祭天天子之大禮也而猶敢僭焉則其借而作頌抑其次也

魯頌頌之變也周之王也積累深久由風而雅雅而

頌及其衰也至懿風始變至厲雅始變至平雅遂亡頌聲之息前乎風雅之變矣越桓莊僖惠至襄而魯乃有頌雅頌天子之詩也頌非所施於魯況頌其郊乎考其時則非揆其禮則殊汰哉克也不如林放矣聖筆不刪其以著魯之僭而傷周之衰歟是故雅變而亡頌亡而變雅之亡甚於變頌之變甚於亡也駉實風耳存其頌名而謂之變頌可也

駉古熒反　頌僖公也疏曰舒瑗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明生於不足也僖公名申莊公子

閔公卒季友立之
當惠王襄王時

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疏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說僖公之德與務農重穀為首引於經無所當也務農重穀牧于坰野坰駉同音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父音甫○箋曰季孫行父季文子也○朱氏曰請命之事不見於春秋豈行父使人請之歟而史克作是頌箋曰史克魯史也○疏曰此頌之作在僖公薨後知者以大夫無故不得出境上請天子追頌君德

雖則羣臣發意其行當請於君若在僖公之時不應聽臣請王自頌已德明是僖公薨後也文六年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克名見於傳則克於文公之時為史官矣然則此詩之作當在文公之世其年月不可得而知也駉頌序云史克作是頌廣言作頌不指駉篇則四篇皆史克作閟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自言奚斯作新

廟耳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之等謂魯頌是奚斯作之謬矣文十八年左傳稱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知史克魯史也此雖昔名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也

孔氏考魯頌作於僖公身後非也今觀閟宮等篇多未有事實而願其如此如曰俾爾耆艾黃髮兒齒曉然為生前祝頌之辭蓋生前作之後乃聞之天子以文過耳未必得請而後作也牧馬一事耳頌於何有

駉駉牡馬傳曰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在坰之野傳曰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箋曰必牧於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周禮云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李氏曰坰之野其水草甚美既不害於農又使馬得其所養詩言務農重穀但觀牧馬於遠方之地則可見矣

薄言駉者程子曰薄言發語辭○劉氏曰薄言者聊言之而已**有驈有皇**驈音聿○釋畜曰驪馬白跨驈黄白皇跨若化反○疏曰孫炎云驪黑色郭璞云跨髀間所跨據之處○皇解見東山髀卜陛二音**有驪有黄**傳曰純黑曰驪黄騂曰黄○疏曰其驪與黄爾雅無文月令孟冬駕鐵驪象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騂赤色也黄騂謂黄而雜赤色者**以車彭彭**如字音棚考見出車○蘇氏出車解曰彭彭壯盛也**思無疆**曹氏曰思無疆言其思之廣也**思馬斯臧**箋曰臧善也

有駉駉然腹幹肥張之壯馬其牧養之乃在遠野之

坰不以妨農也略言其駉駉者是何馬乎乃有驈皇驪黄之四色用之以駕車則彭彭然壯盛此由僖公思慮廣大無疆所思乃至於馬牧之得所而馬思善然僖公未能思無疆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騅音追駓音丕○釋畜曰蒼白雜毛騅黄白雜毛駓○郭璞曰騅即今騅馬也駓今之桃華馬也○疏曰二者皆云雜毛是體有二色之毛相間雜上云黄白曰皇黄騂曰黄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有騂有騏音其○傳曰赤黄曰騂蒼祺曰騏○疏曰騂騏爾雅無文騂為純赤色上云黄騂曰黄謂黄而微赤此云赤黄曰騂謂赤

而微黃騏者黑色之名蒼祺曰以車伾伾音丕○傳曰
騏謂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伾伾有力也
思無期曹氏曰思無期言其思之久也思馬斯才傳曰多材也○朱氏曰材力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驒音駝駱音洛○釋畜曰
青驪驎驒白馬黑鬣駱驎音鄰郭良忍反○疏曰孫炎
云色有淺深似魚鱗也郭璞云色有淺深斑駁隱粼今
之連錢驄也鬣
謂馬之駿也有駵有雒駵音留亦作騮雒音洛○傳曰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
曰雒○疏曰駵雒爾雅無文駵為赤色若身鬣
俱赤則騂馬故赤身黑鬣曰駵即今之駵馬也以車繹
繹音亦○傳曰繹繹善走也思無斁音亦○箋曰斁厭也無厭倦也思馬斯作蘇氏曰作
奮起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駰音因騢音遐○釋畜曰陰白雜毛駰彤白雜毛騢○孫炎曰陰淺黑也○郭璞曰駰今之泥驄也彤赤也有驔有魚驔音簟○傳曰豪骭曰驔骭閑之去音莧○疏曰驔爾雅無文骭者膝下之名謂毫毛在骭而白長○釋畜曰一目白瞷二目白魚瞷音閑○郭璞曰似魚目以車祛祛起居反○傳曰祛祛強健也思無邪朱氏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取諸此○蘇氏曰昔之為此詩者則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會於其心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思馬斯徂箋曰徂猶行也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音弼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箋曰有道者以禮義相與之謂也

有駜止述燕飲序辭衍矣

有駜有駜傳曰駜馬肥彊貌○詩記曰興僖公有臣之壯盛也駜彼乘黄乘去聲○疏曰四馬曰乘黄黄馬也夙夜在公箋曰早起夜寐在於公之所○錢氏曰在公家也在公明明李氏曰職事皆脩明振振鷺振振解見周頌振鷺鷺于下歐陽氏曰振鷺取其能自脩潔翔集有威儀也○曹氏曰于下其初翔而集也鼓咽咽音淵○傳曰咽咽鼓節也○朱氏曰鼓聲之深長也醉言舞錢氏曰言語助○蘇氏曰僖公於是燕之以禮樂士之來者如鷺之集其醉者或起舞以相樂和之至也于胥樂兮樂音洛○箋曰于於也胥皆也

有駜然而肥强者維何乎其駜然肥强者是彼一乘

之黄馬也連言有駜非一馬也馬肥强則致遠喻臣壯盛則勝任也其臣自早逮夜在於公家其在公家相與脩明其職言忠勤也僖公於是燕之以禮樂羣臣之來燕者皆脩潔而有威儀如振振然羣飛之白鷺翔集而來下也燕樂之時皷聲咽咽然深長其醉者或起舞以盡其歡於是君臣之間皆喜樂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王氏曰牡剛强之材也夙夜在公在公飲酒

振振鷺鷺于飛箋曰飛喻羣臣醉欲退也皷咽咽醉

箋曰言臣有餘敬君有餘恵

言歸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音絢○釋畜曰青驪駽○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駽今之鐵驄也夙夜在公在公載燕箋曰載之言則也自今以始句歲其有君子有穀句○箋曰穀善也詒孫子于胥樂兮

羣臣既燕而祝頌其君以為自今以始歲事其當豐稔君子僖公有善道可以遺孫子於是君臣皆喜樂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

泮水泮音判頌僖公能脩泮宮也曹氏曰泮宮閟宮皆魯所舊有僖公因而脩之非大功業故春秋不書

思樂泮水樂音洛○王氏曰思語辭也○傳曰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箋曰辟廱者築土壅水之外圓如壁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疏曰辟廱者築土為堤以壅水之外使圓如壁釋器云肉倍好謂之壁孫炎云肉身也好孔也身大而孔小然則壁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是其形如壁也言四方來觀者均則辟廱之宮內有館舍外無牆院也泮宮必疑南有水者以行禮當南面而觀者宜北面蓄水本以節觀者宜其先節南方故知南有水而北無也好去上二聲冬官玉人注云壁孔也薄采其芹音勤○箋曰芹水菜也○解見采菽魯侯戾止臣工

傳曰戾至也　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音旆○李氏曰茷茷飛揚也○錢氏曰茷茷草葉多貌旂下垂如葉之多也　鸞聲噦噦音誨呼會反○王氏曰噦噦有節也○朱氏曰和也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箋曰于往也邁行也○李氏曰漢明帝開辟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葢億萬計

魯人以僖公能脩泮宮而喜之言樂哉此泮水我往觀之而采其水中之芹也非以采芹為樂樂其脩泮宮而託采芹以言之也僖公來至此泮宮我則觀其所建之旂其旂茷茷然飛揚其鸞鈴之聲噦噦然有

節稱其儀物之美者喜其來至之辭如所謂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也國人無幼無長皆從公往行而至泮宮以觀行禮言人心翕然樂從之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音早○藻解見名南采蘋魯侯戾止其馬蹻蹻音矯○傳曰蹻蹻言强盛也其馬蹻蹻其音昭昭音沼○李氏曰見其聲音之好音者聲也○今日孟子云何其聲之似我君也載色載笑傳曰色温潤也○王氏曰載色載笑洪範所謂而康而色也○黄氏曰即之也温匪怒伊教曹氏曰猶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也

僖公在泮宮笑語其聲音昭昭然明亮載色而和載笑而樂未嘗有怒唯教之而已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音卯○曰茆蓴也○傳曰鳧葵也鳧音符○疏曰陸璣疏云茆與荇菜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匕柄葉可以生食又可鬻滑美江南人謂之蓴菜或謂之水葵諸陂澤水中皆有○曹氏曰醢人有茆菹麋臡以為朝事之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疏曰天長與之以難老之福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王氏曰屈服也醜衆也

僖公既來至泮宮則與羣臣飲酒既飲美酒皆祝頌

僖公願天長錫之以難老之福順從長遠之道以屈服此魯國之羣衆也

穆穆魯侯疏曰穆穆美也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箋曰則法也

允文允武昭假烈祖假音格○朱氏曰假感格也烈祖周公魯公也靡有不孝自求伊祜音户

穆穆然美者僖公也能敬明其德又敬謹其威儀内外皆善為下民之所法則也信有文矣信有武矣昭格於功烈之祖周公伯禽也僖公所行無不盡其孝

道以此得福乃自求之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矯居表反○箋曰矯矯武貌○今曰蹻蹻王之造字異音義同在泮獻馘音國○解見皇矣淑問如皐陶音遥○箋曰淑善也○疏曰善問獄者在泮獻囚傳曰囚拘也○疏曰所馘者是不服之人須武臣之力殺其人而取其耳故使武臣如虎者獻之所囚者服罪之人察獄之吏當受其辭而斷其罪故使善聽如皐陶者獻之

有明明之德者僖公也能益明其德既作泮宮之後將伐淮夷而服之有矯矯然威武如虎之臣於此泮

宮獻其所巳殺而截其左耳以為馘者又有善問獄之臣如臯陶者於此泮宮獻其所生執而囚之者古者受成于學故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詩人因其脩泮宮可以為獻功之地而頌禱之耳自此以下皆然非有實事也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李氏曰夫人心可謂廣矣以其無所不至無所不有也惟其為血氣所使一有毫釐之利則忿而爭其心於是乎隘惟其寛厚未嘗褊躁此其心所以廣也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狄音剔○釋文曰狄逺也○王氏曰傳曰桓桓武貌擴而逖之○蘇氏曰古狄逖通○曹

氏曰敵人畏而遠之○箋曰東南斥淮夷**烝烝皇皇**箋曰烝烝猶進進也○李氏曰皇皇大也○曹氏曰其並進而嚮敵也烝烝然其合衆而為大也皇皇然**不吳不揚**吳如字又音話○吳解見絲衣○李氏曰揚輕揚也**不告于訩**音凶○箋曰訩訟也○李氏曰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子侵鄭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蓋爭其功者戰士之常也僥倖一勝萬死一生之間惟圖厚賞而已則其爭功無所不至**在泮獻功**

濟濟然衆盛之多士能廣大其德心並無褊躁忿爭

之失桓桓然有威武之容而往行征伐攘遠彼東南之淮夷使之不得侵近邊境此多士勇於嚮敵烝烝然而進其勢之合皇皇然而大不吳而諠譁不揚而輕浮無有告於治訟之官者無爭訟也唯在泮宮之內獻其戰功而已

角弓其觩音求○箋曰觩然言持弦急也○蘇氏曰弓健貌束矢其搜音蒐○傳曰五十矢為束○疏曰孫卿論兵云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矣孫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以五十矢為束也大司冦云入束矢於朝注云古者一弓百矢其百箇與則鄭意以百矢

為束尚書及左傳所言賜諸侯以弓矢者皆云彤弓一彤矢百以一弓百矢故謂束矢當百箇而在軍之禮重弓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以為兩束故不易傳也其發則捜然而勁○箋曰捜然言勁疾也○蘇氏曰矢疾聲

戎車孔博朱氏曰博廣大也徒御無斁箋曰無厭倦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箋曰淑善也式固爾猶箋曰猶謀也淮夷卒獲

言角弓觩然而健一束五十之矢皆發之其聲捜然言勁疾也其戎車甚博大徒行者御車者皆競勸而無厭倦故能克勝淮夷甚善而不逆者兵凶戰危疑於逆而不善今僖公伐所當伐以順而動也自今益

審固其謀猶則淮夷可以盡獲也皆頌禱之辭

翩彼飛鴞○翩音篇鴞音遥○傳曰翩飛貌集于泮林疏曰鴞怪鴟也觧見陳墓門

泮林泮水之林食我桑黮音甚字亦作葚○懐我好音箋曰懐歸也

傳曰黮桑實也

憬彼淮夷憬坰之上○李氏曰來獻其琛勑金反○傳曰琛寶也

說文云憬覺悟也

元龜象齒傳曰元龜尺二寸○疏曰漢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為寶大賂南金賂音路○

傳曰賂遺也南謂荊揚也遺音位○箋曰大猶廣也廣賂者賂君及卿大夫也荊揚貢金三品○疏曰左傳襄二十五年晉師諸侯伐齊齊人賂晉侯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

金三品彼注云銅三色王肅以為金銀銅

有翩然而飛者惡聲之鴞鳥今來集止於泮水之林食其桑實乃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喻淮夷慕泮宮之化改惡從善也淮夷世為魯患未必慕泮宮之化詩人張言泮宮之美以為淮夷亦將來慕也能悟覺而從化者彼淮夷也今就魯國獻其琛寶有尺二寸之大龜有象齒又大遺以南方之金亦頌禱之辭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宮 閟音秘 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箋曰宇居也○疏曰謂土地居處也

○蘇氏曰所謂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者人之所以願之而其實則未能也○李氏曰魯以諸侯之國而祀姜嫄后稷周之先王不可也郊天之祭亦不可也此詩示誇耀不亦過乎○黄氏曰僖公在位三十三年伐邾者四敗莒滅項者一此魯之自用兵也其四年伐楚侵陳六年伐鄭是時齊威公方稱伯主兵率諸侯之師而魯亦與焉爾二十八年圍許是時晉文公方稱伯主兵率諸侯之師而魯亦與焉爾春秋所記凡魯之自主兵者皆邾莒項之小國至於所伐大國皆齊晉主兵則膺戎狄懲荊舒奄龜蒙荒大東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在僖公果有是乎

閟宫止為僖公能脩寢廟張大其事而為頌禱之辭猶斯干之意耳序摘詩中復周公之宇一語以題之

非事實也

閟宮有侐音洫○傳曰閟閉也侐清靜也○朱氏曰閟深閉也○呂氏曰閟宮魯廟非姜嫄廟也

實實枚枚蘇氏曰實實鞏固也○傳曰枚枚礱密也礱音聾

赫赫姜嫄音元○箋曰赫赫顯著也

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箋曰彌終也終十月而生子不遲晚

是生后稷降之百福曹氏曰后稷以此開國以至子孫為帝王所謂百福也

黍稷重穋重平聲穋音六○今考重字亦作種穋字亦作稑

稙穉菽麥稙音植穉音雉○傳曰先種曰稙後種曰穉○疏曰重穋稙穉生熟早晚之異稱耳非穀名先種曰稙後種曰穉當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傳畧而不言其熟耳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穋天官内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

熟謂之穜後種先熟謂之稑是傳亦畧而不言其傳與此互相明也奄有下國朱氏曰堯封之邰也

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音巨○箋曰秬黑黍也奄有下土劉氏曰奄有下國書言后稷建邦啓土是也夫如是則民附之而無此疆爾界矣故能奄有下土也語言稷躬稼而有天下是也奄有下國所以原其始奄有下土所以要其終以纉禹之緒傳曰緒業也○錢氏曰至武王遂能奄有天下繼禹之業

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大王文武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也魯之羣廟其宮深閟侐然清靜又實實

然鞏固枚枚然細密既言其廟遂推本周家所由興
言赫赫乎顯著者姜姓之女名嫄也其德不回而有
常天用是憑依其身使之有子無災殃無患害彌終
十月而生子不遲晚其所生者乃是后稷天降與之
以百種之福使之有黍有稷有先種後熟之重後種
先熟之穋先種先熟之稙後種後熟之穉又有菽與
與麥以此覆有下國而受封於邰使民知稼穡之道
也復申說其事有稷黍稻秬後世脩后稷之業遂有

天下繼禹之業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太音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箋曰翦斷也大王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翦音短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音戒○王氏曰届至也○今曰小弁不知所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箋曰虞度也上帝臨女音汝敦商之旅敦鄭音堆徐如字克咸厥功箋曰敦治也旅衆也咸同也○今曰敦商謂治而正之言伐商也伐商之衆謂我之士衆旅猶敦琢其旅之旅十亂一心三千同德是也同其功謂共成其功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自豳而來居於岐山之南民往

歸之初有王迹實始有斷商之萌兆也至于文王武王武王纘繼大王之緒業前乎此天雖眷周而大命未至及牧野之戰天命至矣實文武之德有以致之故曰致天之届于牧之野也唯天命已至故武王無有疑貳無有虞度上帝實臨之上順天心也與伐商之羣衆同其功下順人心也豈武王之私欲哉

王曰叔父 傳曰王成王也○箋曰叔父周公也 建爾元子 傳曰元首也○李氏曰元子封於魯其餘則凡蔣邢茅胙祭焉祭音再 俾侯于魯大啓爾宇 傳曰宇居也○今曰箋謂封以七百

里今不從○王氏曰孟子云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李氏曰詩人言大啟爾宇不過諸公侯方百里耳**為周室輔乃命魯公**箋曰魯公伯禽也**俾侯于東**箋曰東東藩魯國**錫之山川**導江鮮于氏曰山川謂境內之山川也**土田附庸**導江鮮于氏曰孟子云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疏曰論語云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是社稷之臣顓臾魯之附庸謂之社稷之臣者以其附屬於魯亦謂魯之社稷○李氏曰春秋之時有邾國亦魯之附庸也**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傳曰謂僖公也**龍旂承祀**曹氏曰司常言日月為常王建之交龍為旂諸侯建之僖公雖僭郊天之禮而猶以龍旂承祀不建太常猶不敢全僭天子禮也而明堂位乃曰日月之章則又過矣**六轡耳耳**六轡解見駟鐵○傳曰耳耳至盛也**春秋匪解**音懈○箋曰春秋猶言四時也○疏曰錯

舉春秋以明冬夏享祀不忒箋曰忒變也○李氏曰差忒也皇皇后帝李氏曰皇皇大之至也○箋曰后帝謂天也皇祖后稷享以騂犧傳曰騂赤也犧純也○箋曰魯郊祭天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李氏曰祭統亦云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錫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明堂位祭統皆漢儒所作故其所言皆未可信也禮運又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禮記之書如禮運以為魯不當郊禘如明堂祭統以為魯當郊禘其異同如此當從禮運之説伊川嘗謂説者以周公能為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不得用之禮夫人臣豈有不能為之功哉使功業過於周公亦人臣所當為之天下之事非人臣為之而誰為之以此觀之則知賜魯之禮樂者非成王為之春秋書郊多矣大抵譏其僭春秋以為僭

而詩乃以為美則知所美非美也左氏云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先帝而後稷也夫先天而後稷固足以為禮然不知諸侯而用郊禘果可以為禮乎僖公三十一年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夫以四月之時而卜郊足以見非禮也卜至於四尤以見其非禮安在其為春秋匪解也哉安在其為享祀不忒也哉詩人之言大抵失之誇也○詩故曰魯之郊是僖公之僭禮也春秋自隱桓以下不書郊亦不譏其廢禮知魯之郊自僖公以始其得謂成王以錫周公乎公羊云魯郊非禮也

是饗是宜劉氏曰言其安而適之也與公尸來燕來宜同**降福既多周公皇祖**箋曰此皇祖謂伯禽也**亦其福女秋而載嘗**箋曰載始也○疏曰毛以為則**夏而楅衡**楅音福○釋文曰楅逼也○傳曰楅衡設牛角以楅之也楅之之楅音逼○箋曰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楅衡其牛角為其觸觝人也秋嘗而言始者秋

物新成尚之也○疏曰地官封人注云福設於角衡設於鼻**白牡騂剛**傳曰白牡周公牲也騂剛魯公牲也○疏曰文十三年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何休云白牡牡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說文云剛特也白牡謂白特騂剛謂赤特也**犧尊將將**犧王如字鄭素河反將音鏘○朱氏曰犧尊畫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疏曰將將盛美也**毛炰胾羹**炰音包胾音恣羹音庚○傳曰毛炰豚也胾肉也羹大羹鉶羹也○疏曰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注云爓去其毛而炰之也曲禮注云胾切肉也大羹者肉汁不和鉶羹肉味之有菜和者也大羹謂大古之羹鉶羹謂盛之鉶器其大羹則盛之於登爓徐廉反字亦作燖燂湯中瀹肉**籩豆大房**傳曰大房半體之俎也○箋曰玉飾俎也○疏曰明堂位云俎有虞氏以梡夏

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注云梡斷木為四足而已嶡謂中足為橫距之象椇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于堂房然是俎稱房也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享則有殽烝如彼文次全烝謂全載牲體殽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禘郊乃有全烝宗廟之祭唯房烝耳明堂位稱祀周公於太廟俎用梡嶡此云大房蓋魯公之廟用大房也梡音欵嶡音鱖椇音矩橈音擾跗音孚

萬舞洋洋今曰詩記以萬舞為二舞之總名解見邶簡兮箋以為干舞今不從○傳曰洋洋眾多也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熾音幟尺志反○疏曰熾盛也昌大也俾爾壽而臧箋曰臧善也○曹氏曰壽而好德也保彼東方箋曰保安也魯邦是常箋曰常守也

不虧不崩疏曰虧損也崩落也○箋曰虧崩皆謂毀壞也○曹氏曰不虧則如月之常盈不崩則如

山之常固不震不騰傳曰震動也騰乘也○朱氏曰震騰驚動也皆不安之意○曹氏曰不震則如地之常靜不騰則如水之常平 三壽作朋箋曰三壽三卿也 如岡如陵

此說封魯之事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今立汝首子使之為侯於魯國大開女之土宇言封以百里為周家之藩輔也既告周公乃策命魯公伯禽使為侯於東方之魯國賜之以境内之山川又賜之以境内之土田又賜之以小國之附庸使四鄰小國附屬之至於今日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其車建交龍

之旂承奉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耳然至盛
春秋四時非有解怠獻享祭祀無有差忒皇皇至大
之天帝及君祖后稷獻享以騂赤純色之牲天與后
稷於是歆而饗之安而宜之其降與之以福既甚多
矣非特天與后稷降之多福而周公與君祖伯禽亦
福於女僖公矣復說祭祀得禮之事將於秋而始嘗
祭先於夏而豫養牲其所養之牛設橫木於角以逼
之謂之楅衡令其不得觝觸人也所養者是祭周公

白色之牡牲與魯公赤色之剛特其祭之時有盛酒之尊其尊腹之上飾畫犧牛將將然而盛美也其饌則有爓去其毛而炰之之豚又有切肉之胾又有大羹鉶羹其食器則有籩豆又有載半體之大俎如堂房然謂之大房鼎俎已陳籩豆已列於是奏樂舞執干戚而為萬舞者洋洋然衆多由此祭祀得禮故祖考祐之令孝孫僖公有福慶也使爾熾盛而昌大使爾壽考而臧善保安彼東方魯國是守不虧損不傾

頹不震動不乘騰國有壽考之三卿與作朋友皆如岡陵之固祝其君臣同慶也

公車千乘去聲○傳曰大國之賦千乘○疏曰大國之賦千乘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二者事不同也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地官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為一軍此則出車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下云公徒三萬自謂鄉之所出非此千乘之衆也此云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李氏曰按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則千乘其地方二百一十六里有奇若以

孟子所言周公封於魯地方百里則無緣有千乘也若以明堂位所言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則又不啻有千乘司馬法之言既不合於孟子又不合於禮記不足信也○今曰魯頌多夸大之辭不必求其數之盡合也

朱英綠縢 音騰○傳曰朱英矛飾也縢繩也○疏曰縧纏而朱染之以為矛之英飾弓束以綠繩小戎竹閉緄縢謂約之以繩非訓縢為繩

二矛重弓 傳曰重弓重於鬯中也○箋曰二矛重弓備折壞也

公徒三萬 箋曰大國三軍合三萬者舉成數也○疏曰今以春秋驗之則僖公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以前無三軍也昭五年又書作中軍鄭以周公伯禽之世合有三軍僖公能復周公之宇遵伯禽之法故以三軍解之其實於時唯二軍耳○李氏曰天子之國不啻有六軍所用者惟六軍而已大國不啻有三萬公徒所用者惟三萬而已使舉國之人而盡用之則但可以一役苟不幸而敗則安得人人而

役用之哉此天子之國所以止用六軍大國所以止用三軍也自伯禽以來已有三軍僖公與其國所以有公徒三萬觀詩曰大啓爾宇既謂之大啓爾宇豈得無三軍即伯禽以來已有三軍襄公所以作三軍者則以魯國三鄉專魯國之權分三軍以為已之賦故作三軍非是自襄公以來方有三軍也

貝冑朱綅 冑音宙綅音纖又音侵○傳曰貝冑貝飾也朱綅以朱綫綴之○疏曰貝者水蟲甲有文章也冑謂兜鍪貝非為冑之物故知以貝為飾朱綅直謂赤綫耳謂以朱綫連綴甲也

烝徒增增 傳曰增增衆也

戎狄是膺 傳曰膺當也

荊舒是懲 疏曰楚一名荊羣舒楚之與國○箋曰懲艾也艾音刈

則莫我敢承 傳曰承止也○李氏曰泮水之詩美僖公能服淮夷皆無是事而美之則膺戎狄而懲荊舒未必不如其服淮夷也辭如是之重複者益祝頌之辭其例如此也

俾爾昌而熾俾爾

壽而富黃髮台背解見行葦 壽胥與試箋曰胥相也○曹氏曰老人髮白而更黃背皺如鮐魚皮如是者相與試用則不特三壽作朋而已其所用皆老成之人也鮐音臺 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五蓋反 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公之兵車有大國千乘之賦矣每一車上皆有三人右人持矛其矛有朱色之英飾左人持弓其弓有綠色之繩縢約之此朱英綠縢者是二矛重弓也必二必重者備折壞也又公之徒衆有三萬人矣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

舉成數也此徒衆其冑以貝飾之其甲又以朱綫連綴之進行之徒增增然衆多西戎北狄有來侵者以此膺當之荆楚羣舒叛逆者以此懲創之無有於我敢禦止之者此皆頌祝之辭也又祝使汝昌大而熾盛使汝壽考而富足又髮有黄色背有鮐魚文之壽者相與試其才以為之用欲其所用皆老成人也又重慶之使汝昌而且大使汝耆壽而且老艾萬有千歲得秀眉之壽而無有患害也萬有千歲猶曰千歲

萬歲也

泰山巖巖疏曰泰山在齊魯之間二國皆以為望也魯邦所詹傳曰詹至也奄有龜蒙箋曰奄覆也○傳曰龜山也蒙山也○疏曰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主蒙山也魯之境内有此二山遂荒大東傳曰荒有也○箋曰荒奄也大東極東也至于海邦箋曰近海之國也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言泰山之高巖巖然魯之邦境所至也又奄有龜山蒙山遂荒奄極東之地至於近海之國淮夷舊不服者亦内向而不為異凡此東方之國莫不相率而順

從是魯侯僖公之功也頌之之辭也

保有鳧繹鳧音符繹音亦字又作嶧○傳曰鳧山也繹山也○疏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嶧山之陽有桐木也遂荒徐宅傳曰宅居也○曹氏曰禹貢徐州之地而魯宅之故曰徐宅至于

海邦淮夷蠻貊貊音陌及彼南夷疏曰南夷謂荆楚莫不率從莫敢

不諾箋曰諾應辭也魯侯是若傳曰若順也

僖公又安有鳧山繹山遂荒奄徐州之居至于近海之國若淮夷也南夷之蠻也東夷之貊也又及彼南方之夷荆楚也莫敢不相率而順從莫敢不應諾其

命令唯魯侯僖公之是順此亦願之之辭也

天錫公純嘏音假○箋曰純大也受福曰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傳曰常許魯南鄙西鄙○箋曰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周公有嘗邑許田未聞也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疏曰常為南鄙許為西鄙或當有所依據不知出何書也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公羊傳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此魯朝宿之邑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繫之許近許也春秋於僖公之世不書得許田益經傳闕漏故無其事也○朱氏曰常許皆魯之故地見侵于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願僖公也

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朱氏曰僖公娶於齊曰聲姜母曰成風

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黄

髮兒齒兒音倪字書作䶊○箋曰兒齒亦壽證○釋文曰兒齒齒落更生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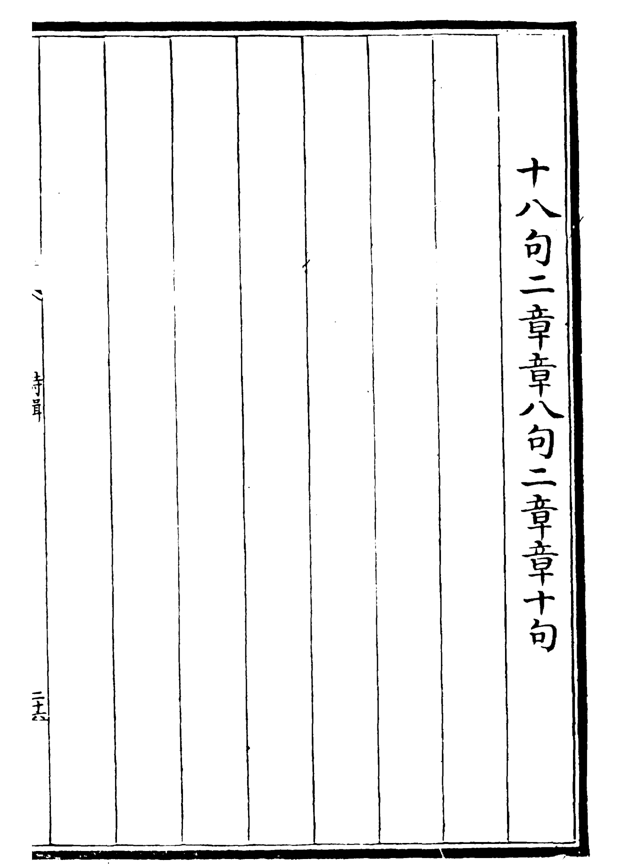
言天賜僖公以大福使有秀眉之壽而保守魯國又能居常邑與許邑以復周公之故居常許魯之故地而未復者也僖公燕飲而喜樂内有令善之妻壽考之母又外有大夫衆士與之相宜魯之邦國僖公常保有之既多受其福又有黄色之髮落而更生之齒皆壽證也此願其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室家臣庶以保有其國也

徂來之松傳曰徂來山也新甫之柏傳曰新甫山也是斷是度斷音短度音鐸○䟽曰斬斷之量度之是尋是尺傳曰八尺曰尋松桷有舄桷音角舄音昔○傳曰桷榱也舄大貌路寢孔碩傳曰路寢正寢也○箋曰碩大也新廟奕奕音亦○朱氏曰僖公所脩之廟也○傳曰新廟閔公廟也○箋曰脩舊曰新所新者姜嫄廟也○䟽曰奕奕廣大也奚斯所作䟽曰奚斯公子魚也○傳曰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箋曰奚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孔曼且碩曼音萬○傳曰曼長也萬民是若

僖公於是乃脩造寢廟取徂來山之松新甫山之柏於是斬斷之於是用八尺之尋十寸之尺以量之既

量其材乃用松為榱桷有舃然而大為君之正寢甚寛大而碩又作新廟奕奕然廣大此寢廟乃是公子魚所作謂監護工役之事也此寢廟甚長曼而碩大萬民以為順無咨怨不憚勞也○新廟或以為閔公廟或以為姜嫄廟皆不可知或以為新作之或以為脩舊而新之然春秋不書則知其非大工役脩舊之說得之

閟宫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



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詩緝卷三十五

詩緝卷三十五

詩緝卷三十六

宋 嚴粲 撰

商頌

譜曰商者契所封之地至湯則受命武王封微子啓為宋公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濵西及豫州盟豬之野自從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盟音孟。朱氏曰太史公云宋襄修仁行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之所以興作商頌蓋本韓詩之說諸儒多惑之者今考此頌皆天子之事非宋所有且其辭古奥亦不類周世之文而國語閔馬父之言亦與今序合韓詩太史公之說謬矣張

子云商頌之辭粹○曹氏曰契為堯司徒敷五教賜姓子氏封之於商今上雒商是也在漢屬弘農郡十四世而至湯凡八遷都湯始居商丘後徙居亳從先王居蓋帝嚳嘗都之也自湯十九世而至盤庚其間又復五遷盤庚始居河北其後遷河南復居亳之殷地即湯之故都也後世或稱商或稱殷或兼稱殷商先儒謂商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故穀熟為南亳湯所都也蒙為北亳亦曰景亳湯所受命也偃師為西亳所謂河洛之間盤庚所遷也按九域志云今南京有亳城古景亳也本帝嚳之墟湯從都之有高辛城有帝嚳高辛氏廟有湯廟有伊尹冢南京去亳三十里則北亳其是歟其後武王伐紂成王黜殷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主殷祀宋即商丘唐火正閼伯之墟契孫相土因之湯亦嘗居焉後雖遷都於亳而商丘實為湯後且合於契初受封之號故稱商云○鮮頤新語曰或者謂周成王始封熊繹於荆至周惠王之時魯僖公元年始有楚號遂疑

商時未有荆楚乃欲假此以實韓氏宋襄公之説殊不思荆自帝嚳九州巳有荆州之名至禹貢分别山川則荆及衡陽為荆州乃在南即荆楚也荆岐既旅至於荆山乃在西蓋雍州之荆非荆州之荆也詩人以有二荆故以荆楚别荆岐耳既自古有荆孰謂周封熊繹始有荆哉

那乃河反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疏曰凡十君除二及餘八君是微子之後七世至戴公也其間禮樂廢壞箋曰禮樂廢壞者君怠慢於為政不脩祭祀朝聘養賢待賓之事有司忘其禮之儀制樂師失其聲之曲折由是散亡也有正考甫者疏曰孔子七世之祖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大音泰○譜曰周用六代之樂故得有商頌以那為首疏曰祀成湯之樂歌也大師先以那為首矣

猗與那與潛箋曰猗與歎美之辭猶言美哉也。傳曰那多也。今曰柔扈受福不那置我鞉鼓朱氏曰置陳也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迎牲即此是也。傳曰鞉鼓樂之所成也。疏曰王制云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鞉將之注云柷鞉皆所以節樂是樂成亦由鞉也。曹氏曰置則方設之而已既設而奏之春官小師掌教鞉柷敔塤簫管弦歌又眡瞭凡樂事播鞉擊頌磬笙磬皆以鞉為先鄭康成注大射禮云賓至則搖鞉以奏樂故天子賜伯子男樂則以鞉將之是以商人亦首奏焉頌如字奏鼓簡簡箋曰簡簡和大也。今曰執競降福簡簡衎我烈祖衎看之去聲。傳曰衎樂也。箋曰烈祖湯也。疏曰湯是殷家有功烈之祖湯孫奏假音格毛如字。歐陽氏曰湯孫斥主祀之時王爾自太甲以下至紂皆可湯孫不知所斥者何王爾。今曰傳謂湯為人子孫今不從。朱氏

曰假感格也

綏我思成

箋曰綏安也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禮記云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齊音齋僾音愛

鞉鼓淵淵

王氏曰淵淵深也深以言其聞之遠

嘒嘒管聲

嘒音諱○朱氏曰嘒嘒清亮也○王氏曰細也

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傳曰依倚也○王氏曰殷尚聲○箋曰磬玉磬也與玉磬之聲相依玉磬尊故異言之○疏曰磬非樂之主而云依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磬也書云戛擊鳴球謂玉磬也○朱氏曰玉磬堂上升歌之樂也張子曰玉磬聲之最和平者可以養心也其聲一定始終如一無隆殺也蓋鞉鼓管籥作于堂下其聲依堂上玉磬之聲

於赫湯孫

於音烏○歐陽氏曰於赫湯孫者謂於赫

湯之孫也不應自稱盛美之孫以誇其先祖穆穆厥聲箋曰穆穆美也○疏曰穆穆然而美者其樂之音聲庸鼓有斁庸如字依作鏞斁音亦○傳曰大鐘曰庸斁斁然盛也○解見靈臺○箋曰斁斁然有次序萬舞有奕音亦○萬舞解見邶簡兮○令曰毛鄭以奕為閑習王氏以為綴兆衆大令從王○奕解見車攻我有嘉客箋曰嘉客謂二王後及諸侯來助祭者亦不夷懌令曰夷平也懌悅也自古在昔錢氏曰自古謂古巳後也在昔謂今已前也先民有作

温恭朝夕執事有恪傳曰恪敬也顧予烝嘗疏曰秋嘗冬烝湯孫之將蘇氏曰將奉也○曹氏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者先王有作於前也顧予湯孫也

商人尚聲故猗與那與歎而多之美其設此鞉鼓也

鞉雖小鼓所以節樂故首言之既設此鼓而後奏之簡簡然其聲和大以衎樂有功烈之祖成湯也時王湯孫奏樂以感格於祖考祭祀則思其祖考若神不来格則所思不遂令神明来格是安我所思而成之也其鞉鼓之聲淵淵然深其管聲嘒嘒然清亮皆和平不相奪倫又依此玉磬之聲也歎美此赫赫成湯之孫其作樂祭祀之時其聲穆穆然美鏞與鼓斁斁然盛為萬舞者奕奕衆大二王之後及諸侯来助祭

者亦不平夷悅懌乎先民猶言前人也作承上文謂作樂也言聲樂之盛非今日始作之乃古昔之時前人所作也謂湯之功大人聞其樂而悅懌其来久矣令温恭於朝夕之間執事必敬以省眡烝嘗之祭者乃湯孫之所將奉也謂湯之澤無窮故子孫世世奉祀焉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箋曰中宗殷王太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脩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

號為中宗○疏曰祀中宗之樂歌也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

嗟嗟烈祖 補傳曰言烈祖而云嗟嗟以簡朴故也若周頌言於穆於皇乃近於文矣○箋曰功烈之祖成湯

有秩斯祜 音戶○傳曰秩常也○蘇氏曰秩秩無窮之福○箋曰祜福也

申錫無疆 傳曰申重也

及爾斯所 箋曰及女之此所女中宗也言承湯之業能興之也○朱氏曰斯所猶言此處也○今曰及猶與也猶生甫及申之及

既載清酤 音戶○傳曰酤酒也

賚我思成 傳曰賚賜也○思成解見那

亦有和羹 箋曰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疏曰昭二十年左傳晏子云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故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燀闡展二音齊音劑又如字○曹氏曰鉶羹也○詩故曰祭之物備

矣其曰和羹則合衆味而成者惟羹為然**既戒既平**朱氏曰戒宿戒也平平和也○詩記曰儀禮載祭祀燕享者每始言羹定蓋以羹熟為節然後行禮定即戒平之謂也此所謂既載清酤亦有和羹皆言祭之始**鬷假無言**鬷音椶假鄭音格毛如字○傳曰鬷總也○箋曰假至也○令曰元鳥四海來假**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軧錯衡**軧音祁○八解見采芑**八鸞鶬鶬**音鏘○箋曰鸞在鑣四馬則八鸞鶬鶬聲和也○八鸞解見采芑○疏曰鄭於秦風駟鐵之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禮記云鸞在衡則鄭以乘車之鸞必在衡而此云鸞在鑣者以鸞之所在經無正文而殷周或異故從舊說以為在鑣以示不敢質也**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蘇氏曰溥且大也○歐陽氏曰我時王受天命溥將**自天降康**箋曰下平安之福**豐年穰穰**如羊反○

執競傳曰穰穰衆也○疏曰穰穰每物豐多也○朱氏曰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使得以祭也來假來饗歐陽氏曰上云以享者謂諸侯者來助致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疏曰中宗之饗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雖中宗之子孫亦是湯遠孫故亦得言湯孫也

嗟乎我烈祖成湯有秩秩之常福以申錫後人之無窮也時祀中宗故以此所指中宗故及爾中宗者謂湯創之中宗興之商祚久長皆湯及爾中宗為之也以中宗配創造所以大中宗之功也今我祀中宗之

時既載清酒於樽以酌獻故神明賜我所思而成之謂其来格也亦有和羮其事既戒謹而不苟其味既和平而適宜執事之臣總至而無譁又不交侵其職位以有紛爭所以神明安我以眉壽黄耉之福也諸侯来助祭者其車以皮纏約其軝又有文錯之衡其八鸞之聲鶬鶬然和以此格神以此獻神我時王受天命廣大天降以康安之福使豐年黍稷之多穰穰然也年豐則民安故以年豐為降康亦謂之康年也

以格神而神来格以享神而神来饗降以無窮之福也今省顧烝嘗之祭無所不致其謹者乃湯孫之所將奉辭與那頌同而意各有所主那美湯此詩美中宗謂湯之子孫世世奉烝嘗之祭者以中宗中興之功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　箋曰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鳴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為高宗云○疏曰祀高宗之樂歌也

此詩祀高宗而先述祖德謂其能中興不墜先烈也

天命玄鳥傳曰玄鳥鳦也鳦音乙○李氏曰燕也其色黑故謂之玄鳥降而生商傳曰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箋曰契有功封商○疏曰記其祈福之時美其得天之命故言天命玄鳥使下生商也玄鳥之來非從天至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宅殷土芒芒箋曰湯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益以廣大疏曰殷是亳地之小別○傳曰芒芒大貌古帝命武湯箋曰有威武之德者成湯正域彼四方令曰以四方為疆域方命厥后鮮于氏曰隨其所在之方而命羣后也○朱氏曰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奄有九有傳曰九有九州也○箋曰覆有九州為之主也商之先后疏曰先后成湯

也受命不殆疏曰殆危也在武丁孫子傳曰武丁高宗也○疏曰毛以為湯受天命所以不至危殆者在武丁善為人之孫子也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毛音升鄭音去聲○疏曰毛以為武丁善為人之孫子行其武德之王道無所不勝任之也龍旂十乘去聲○龍旂解見出車○箋曰十乘者二王後八州之大國○疏曰八州大國謂州牧也大糦是承糦音熾○箋曰糦黍稷也○李氏曰武丁中興諸侯莫不助祭于京師邦畿千里傳曰畿疆也維民所止曾氏曰人於其所歸赴則止焉商之盛時邦畿千里民所歸之也肇域彼四海疏曰肇當訓為始王肅云殷道衰四夷來侵至高宗然後始復以曰海為境域也○朱氏曰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四海來假音格○箋曰假至也來假祁祁箋曰

祁祁衆多也

景員維河員毛音圓鄭音云○傳曰景大也員均也○朱氏曰河商所都如盤庚民不肯涉河以遷即此河也景員維河則以諸侯輻輳而至於河也　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河之上濁○傳曰何任也○箋曰謂擔負天之多福

契母簡狄於春分玄鳥至之日祈于高禖而生契故推本言之謂殷之興非人所能為也乃天命此玄鳥使下而生此商國契封於商其後因之以為一代有天下之號言生商謂生契也契封於商而商因以興是生契所以生商也其後子孫遂居亳之殷地國土

芒芒然廣大謂湯也始居亳殷也古者上帝命其威武之湯令其正域於四方謂以四方為界域天下一統也湯承帝之命乃隨其方以施命令於諸侯遂覆有九州即所謂域彼四方也以四方為界域則九州在其中矣天命湯以四方為域湯能命其諸侯而奄有九有成天意也先后即成湯成湯之興天實命之其後中微天命幾危矣武丁能振起之故言成湯所受天命不至於危殆者在武丁能為人之孫子盡繼

述之義也又言武丁所以能為人之孫子者以有威武之王德無所不勝任故當時諸侯服從皆来助祭有建龍旂者十乗於祭之時有大黍稷之食諸侯奉承而進之也十乗舉諸侯之尊者言之謂二王後及八州之牧也邦畿之内地方千里維是民之所安止也言民志定也湯本以四方為域令言始以四海為域者殷道中微侯國有畔者故疆土非先王之舊至高宗中興始復之也京師諸夏之根本王畿之内人

心安定則四海之大皆在統理之内故四海皆来朝
覲其至也祁祁然而多河都有廣大均平之象諸侯
輻湊則京師氣象盛大於是總美殷家前後相承受
天之命無有不宜能負何天之百福謂成湯至高宗
也○或以武丁孫子為武丁之孫子然子孫祀其先
王而夸言己之武德義未為安況武丁之後無顯王
乎○今考自湯至盤庚五遷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
甲居相祖乙遷耿盤庚又遷亳亳囂皆在河南相耿

皆在河北自盤庚之後傳三世至武丁又傳四世至庚丁凡八世皆居亳庚丁之子武乙始去亳徙河北此詩所言河正指亳也亳有三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湯自南亳遷西亳盤庚所遷即西亳偃師是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長發大禘也禘音第○疏曰大禘之樂歌也○王氏曰雝序以為禘大祖周無四時之禘故也今曰大禘則商有四時之禘故也四時之禘為小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為大○横渠張氏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則

禘嚳○呂氏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以生時有慶集之懽死應備合食之禮故時祭之外復為禘祫也虞夏商皆以間歲為之周則五年而再殷祭

濬哲維商濬音峻○傳曰濬深也○李氏曰惟其德之深故不溺于褊淺惟其德之明故不至於昏塞商先世皆有深智之德長發其祥箋曰長猶久也久發見其禎祥矣洪水芒芒傳曰洪大也禹敷下土呂氏書説曰禹先分布九州之土地規畫既定然後用工方外大國是疆傳曰諸夏為外○疏曰對京師為外也疆謂弼成五服之時也詩言商興所由止須言契而已乃述禹敷下土者以契禹俱事帝堯皆有大功故將欲論契先言洪水也幅隕既長幅音福隕音圓徐音雲○傳曰幅廣也隕均也○疏曰幅如布帛之廣也禹平治水土中國既廣平且長也有娀方將娀音菘○傳曰

有娀契母也將大也○疏曰有娀契母之姓婦人以姓為字○箋曰禹敷下土之時有娀氏之國亦始廣大

帝立子生商 今曰子女也大明大邦有子○疏曰天為之生立其子而使之生商謂天上祐契使賢而生有商國也

有深濬明哲之德者維我商家也久發見其興王之祥矣時未興王其祥先見也蓋自洪水芒芒禹分布下土而治之其方外諸夏之大國皆畫其疆界各正其守使中國廣大均平而且長遠當此之時契母有娀氏之國方大而天為之立其子簡狄使之生商商

者一代有天下之號生商謂生契也契封於商而商因以興是生契所以生商也此非祥之久發見乎

玄王桓撥 傳曰玄王契也撥治也○疏曰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為契明矣國語又云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是其為王之祖非追號為王也○歐陽氏曰書稱格王寧王蓋古人往往以美稱加王爾玄者深微之謂也老氏言玄之又玄是矣不必為黑也○蘇氏曰桓武也

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 王氏曰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者隨所受大小能達其道也達與在邦必達同意

率履不越 王氏曰循行無所踰也○錢氏曰不越於道

遂視既發相土烈烈 相去聲○傳曰相土契孫也烈烈威也

海外有截 箋曰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

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疏曰相土止為一國之君而已不得威行海外今云海外有截故知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也僖四年左傳管仲説太公為王官之伯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是王官之伯分主東西得征其所職之方分主東西則威加一面而已而云四海者不知所主何方故總舉四海言之截然整齊謂守其所職不敢内侵外畔也王肅云相土在夏為司馬之職掌征伐也説春秋者亦以太公為司馬之官與鄭異

玄王尊契之稱玄者稱其德之深微也契桓武而能撥治受小國大國皆能達其道無往不宜循行於道無所踰越從容中道也斯民遂視傚之而發發矣契

之孫相土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海外率服截然整齊

帝命不違蘇氏曰違去也至于湯齊蘇氏曰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焉湯降不遲傳曰不遲言疾也○蘇氏曰湯之所以自降下者甚敬而不遲聖敬日躋傳曰躋升也○李氏曰湯能降已不遲故德日進昭假遲遲假毛音格鄭音瑕上帝是祗箋曰祗敬也

帝命式于九圍傳曰九圍九州也○李氏曰帝命之為法於天下也

商自契以來天命所嚮未嘗去之然至湯而後與天齊謂王業至此而成天命至此而集天人適相符合

也湯之謙抑所以自降下者甚敏而不遲故聖敬之德日以躋升也敬為聖人之敬言至誠也日躋言至誠無息也德日新又日新是聖敬日躋之實即文王之純亦不已也其昭格于天遲遲甚緩言湯無心於得天付之悠悠也湯無所覬倖故惟上帝是敬其誠專一然天自命之以為法於天下使為王也

受小球大球音求○傳曰球玉也○王氏曰小國大國所贄之瑞也為下國綴旒綴徐張衛反本音輟○箋曰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縿著焉縿音杉著直畧反○

疏曰綴著於縿也襄十六年公羊云君若贅旒然言諸侯反繫屬於大夫也此言綴旒文與彼同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爾雅說旌旗云練旒九是旌旗垂者名為旒也○詩故曰旒所垂為旒衆旒所著為縿

何天之休何上聲

不競不絿音求○箋曰競爭也○傳曰絿急也

不剛不柔敷政優優傳曰優優和也

百祿是遒慈秋反○傳曰遒聚也

湯受小國大國所贄之瑞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縿諸侯皆服屬於我此所以負荷上天之福也湯又不爭競不急躁不太剛猛不太柔弱陳政教則優優而和故百祿聚而歸之

受小共大共毛音恭鄭音拱○王氏曰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今曰無逸萬邦惟正之供為下國駿厖駿音峻一音俊厖莫邦反○傳曰駿大也厖厚也○曹氏曰小國大國共貢賦所以享上也然皆出於民力惟薄取之而不使其傷財害民則厚下之道也何天之龍鄭作寵如字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戁奴版反○傳曰戁恐也竦懼也百祿是總

湯受小國大國之共貢惟薄取之所以大厚天下非謂既受而復散之也故能何天之榮寵又陳進其勇不震驚不搖動不戁恐不竦懼毅然以天下自任此

百禄所以總而歸之也

武王載旆蒲貝反○傳曰武王湯也旆旗也○疏曰載其旌旗○曹氏曰載旆則指其所伐之國也有虔秉鉞音越○補傳曰虔敬也○今曰鉞揚也解見公劉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王氏曰曷者誰何之謂也苞有三蘖五葛反○傳曰苞本也蘖餘也○朱氏曰蘖旁生萌蘖也言一本生三蘖本則夏桀蘖則韋也顧也昆吾也莫遂莫達九有有截箋曰齊壹截然韋顧既伐昆吾夏桀箋曰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皆己姓也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

有威武之王成湯載其旗旆虔敬以秉持其鉞恭行

天討也其威勢如猛火烈烈之盛莫敢誰何者一本生三蘖桀為亂首韋也顧也昆吾也以惡相濟然莫能遂達其惡於是九州截然齊一以歸於湯湯則先伐韋顧次伐昆吾夏桀也

昔在中葉 傳曰葉世也 有震且業 疏曰震懼也○傳曰業危也○業業有考見常武○

錢氏曰書云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所謂震且業也 允也

天子降予卿士 箋曰下予之卿士謂生賢佐也○疏曰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卿士又解見十月之交

實維阿衡 傳曰阿衡伊尹也○箋曰阿倚也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

官名

實左右商王左右音佐又○箋曰商王湯也○劉氏曰禘于太祖則功臣與祭故言伊尹也

昔在中世湯未興之前國弱而震懼危業信哉天愛湯而子之乃為之生賢降予以卿士卿士謂誰實維伊尹為阿衡之官而佐助成湯以定天下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疏曰祀高宗之樂歌也

撻彼殷武撻音闥○傳曰撻疾意也○曹氏曰言其兵威神速所謂迅雷不及掩耳也○朱氏曰殷

武殷王之武也○錢氏曰謂殷之有武者莫高宗若也奮伐荊楚傳曰荊楚荊州之楚國也○疏曰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為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李氏曰荊楚在商周之時為夷狄之國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當湯之時必不敢抗衡中國及商室中微往往為中國患此高宗所以討之也罙入其阻罙音彌阻音俎○傳曰罙深也○箋曰阻險阻也裒荊之旅裒蒲侯反○傳曰裒聚也有截其所曹氏曰王師所在截然無敢犯之者猶常武所謂截彼淮浦王師之所也湯孫之緒朱氏曰湯孫謂高宗也

撻然而疾者殷王之武也奮伐荊州之楚國深入其險阻之地裒聚其衆伐罪而安其民也故所伐之處

所截然齊一此湯孫高宗之功業謂其功足以繼湯也

維女荆楚女音汝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氐音低○箋曰氐羌夷狄國在西方也莫敢不來享箋曰享獻也莫敢不來王箋曰世見曰王○疏曰氐羌遠夷一世而一見於王秋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謂其國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是之謂世見也曰商是常朱氏曰此商之常禮也

二章言責楚之義爾荆楚居國南方比之氐羌則近國耳成湯之時自彼氐羌猶莫敢不來獻享莫敢不來

朝見謂此禮是商之常也況汝荆楚曷敢不至哉

天命多辟音壁下同○傳曰辟君也○箋曰多衆也衆君諸侯也設都于禹之績箋曰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而諸侯之國定是以云然歲事來辟箋曰來辟猶來王也勿予禍適音謫○傳曰適過也稼穡匪解音懈

既伐荆楚諸侯畏服故言天命諸夏之君凡建國于禹功之内者咸以歲事來見於王以祈王之不譴曰予稼穡匪解庶可以免咎矣王氏曰高宗能治夷狄故天下無有不服

天命降監箋曰降下也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

下國封建厥福傳曰封大也

上章言天命諸侯朝于天子此章言天命天子以察諸侯天命高宗降監諸侯之國有嚴敬其民賞不敢僭刑不敢濫不敢怠遑者則命于下國而封殖之以福也○此章從王氏也舊說謂天降監於民命湯由七十里以王天下此詩首章便從高宗說起言自彼成湯者述高宗援湯以責楚之辭耳非專述湯事也不當於此章攙入成湯上下章文意皆不貫矣

商邑翼翼傳曰商邑京師也○錢氏曰翼翼整治貌翼翼考見采薇四方之極赫赫厥聲疏曰赫赫顯盛也濯濯厥靈疏曰濯濯光明也○李氏曰大也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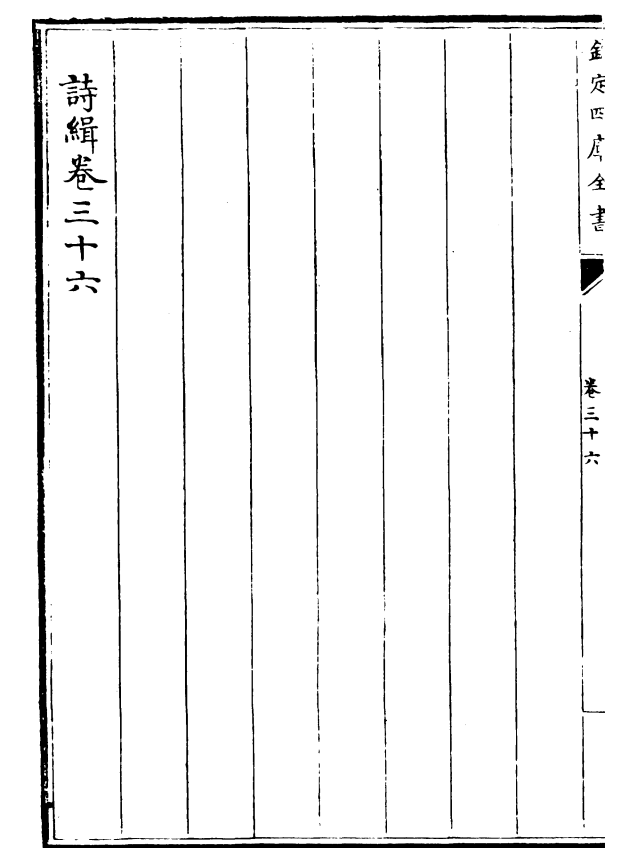
商邑之治翼翼然嚴整乃四方之中言政教取正於此也聲譽赫赫乎顯盛威靈濯濯乎光明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宜享壽考康寧之福而且可以安後嗣子孫也

陟彼景山疏曰景山大山也松柏丸丸○傳曰丸丸易直也錢氏曰圓直也是斷

是遷斷音短○傳曰遷徙也○疏曰謂徙之來歸也方斷是虔斷音卓○疏曰方正也○釋文曰斷斫也○傳曰虔敬也○錢氏曰虔盡力也松桷有梴丑連反○傳曰梴長貌旅楹有閑箋曰旅衆也○疏曰閑大也○錢氏曰閑整也寢成孔安

升彼大山取松柏丸丸然圓直者斬斷之遷徙之又方正而斷之工匠之事莫不虔敬以松為屋之榱桷梴然而長其衆楹柱有閑然而大廟中之寢既成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廟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詩緝卷三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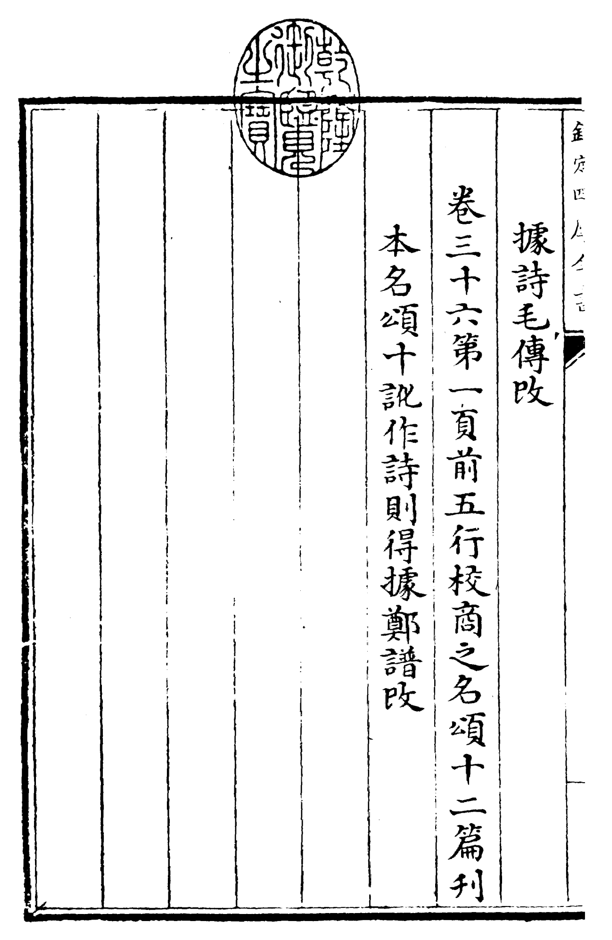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三十四第九頁前六行始柞以除其木刊本柞訛作今改

第十一頁後六行荼委葉刊本委訛妻據爾雅改

第十五頁前二行三行士用兕觥刊本訛作大用兕觩據毛詩箋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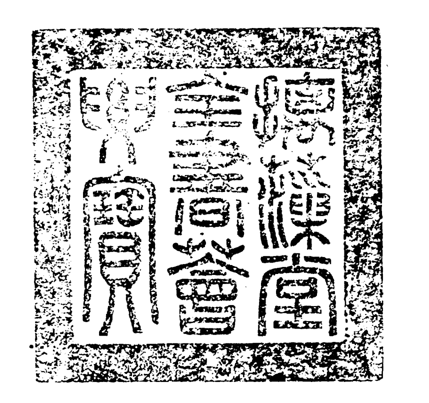
卷三十五第四頁後六行蒼白雜毛騅刊本毛訛色據爾雅改

第十七頁後八行設牛角以楅之也刊本以訛其



據詩毛傳改

卷三十六第一頁前五行校商之名頌十二篇刊本名頌十訛作詩則得據鄭譜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王遇亨